

筆記小說大觀集

西溪叢語全

宋姚寬著

進步書局校印



宋姚寬著

西溪叢語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西溪叢語提要

宋姚寬撰凡二卷寬記誦淵博援據亦極為賅洽如以易肥遯為飛遯孟子不是若忽為不若是愈具微卓識能發前人所未發述齊丘仲孚讀書以半夜鐘鳴為限寥寥數語而歐陽永叔論張繼詩之誤已意在言外自餘辨析亦頗精核是考據家之最有根柢者

宋 剡川姚寬著

周易遯卦。肥遯無不利。肥字古作𦉰。與古蜚字相似。即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為肥字。九師道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玄賦云。欲飛遁以保名。註引易上九。飛遯無不利。謂去而遷也。曹子建七啟云。飛遯離俗。程氏易傳引漸上九。鴻漸于陸。為鴻漸于遠。以小孤汜濟。汜當為訖。豈未辨證此耶。

論語云。觚不觚。觚哉。觚哉。太平御覽引此。注云。孔子日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時成。況於大事乎。觚。木簡也。史游急就章云。急就奇觚與衆異。注云。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為之。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觚者稜也。有稜角也。

許氏說文。念音呼介切。忽也。引孟子孝子之心。不若是念。今所傳孟子曰。為不若是。趙岐注云。愬無愁貌。公明高以為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愁愬。豈可愬愬然無憂哉。許氏說文用古文纂集成之。引用念字。恐為正也。

舊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依附陰陽時刻。極有理。不知其誰氏。復恐遺失。故載之。

觀古今諸家海潮之說者多矣。或謂天河激湧。見葛洪亦云地機翕張。見洞正盧肇以

日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周天而潮應。挺空入漢。山湧而濤隨。施師謂僧隱之之言析木大梁。

月行而水大。見寶叔源殊派異。無所適從。索隱探微。宜伸確論。大中祥符九年冬。奉

詔按察嶺外。嘗經合浦郡。州。應沿南溟而東。過海康。州。雷歷陵水。州。化涉思平。州。思住南海。州。廣

迨由龍川。州。惠抵潮陽。州。潮泊出守會稽。州。越移蒞勾章。州。明已上諸郡。俱沿海濱。朝夕觀望。

潮汐之候者有日矣。沙。潮得以求之刻漏。究之消息。息。退十年用心。頗有準的。大率

元氣噓翕。天隨氣而漲歛。溟渤往來。潮隨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衆陽之母。陰生於

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月者太陰之精。水乃陰類。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

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於朏。敷。尾魄虛於上下弦。息於輝朏。女六切。朔而故潮有

小大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於日在地之

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

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俱復會於子位。其小盡則

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三分半。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

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是知潮常附日而右旋。

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是知潮常附日而右旋。

以月臨于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沙必盡矣。或遲速消息之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其期也。或問曰。四海潮平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亘如山岳。奮如雷霆。水岸橫飛。雪崖傍射。澎騰奔激。吁可畏也。其漲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曰龕。北曰楮。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耳。若言狹逼。則東溟自定海。縣名屬四明吞餘姚奉化二江。江以縣為名。一隸四明。屬會稽。侷之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聞濤有聲也。今觀浙江之口。起自纂風亭。地名屬會稽。北望嘉興大山。屬秀水。水濶二百餘里。故海商船舶。畏避沙潭。不由大江。水中沙為潭。徒早切。惟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于杭越矣。蓋以下有沙潭。南北亘連。隔礙洪波。蹙遏潮勢。夫月離震兌。他潮已生。惟浙江潮水不同。月經乾巽。潮來已半。濁浪堆滯。後水益來。於是溢於沙潭。猛怒頓湧。聲勢激射。故起而為濤耳。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

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諾臯記。又有支諾臯。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人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晁伯宇談助云。靈竒秘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

取寄生木三呪曰。諾臯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為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為簪二七。循頭還着。令人不見。晁說非也。

昔楚襄王與宋玉遊高唐之上。見雲氣之異。問宋玉。玉曰。昔先王夢遊高唐。與神女遇。玉為高唐之賦。先王謂懷王也。宋玉是夜夢見神女。寤而白王。王令玉言其狀。使為神女賦。後人遂云襄王夢神女。非也。古樂府詩有之。本自巫山來。無人覩容色。惟有楚懷王。曾言夢相識。李義山亦云。襄王枕上無無夢。莫枉陽臺一片雲。今文選本。玉王字差誤。

古文篆者。黃帝史衙人蒼頡所作也。蒼頡姓侯剛氏。衙音語。

杜甫詩丹青引。學書須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衛夫人名鑠。字茂漪。即廷尉展之弟。恒之從妹。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中書郎李充之母。王逸少師。善鍾法。能正書。入妙能品。王子敬年五歲。已有書意。夫人書大雅吟賜之。

杜甫詩。雨拋金鎖甲。苔卧綠沉槍。薛倉舒注杜詩。引車頻秦書云。苻堅造金銀綠沉細鎧。金為錠以縲之。綠沉。精鐵也。北史。隋文帝嘗賜張翥綠沉甲。獸文貝裝。武庫賦云。綠沉之槍。唐鄭棨聯句。有亭亭孤笋綠沉槍之句。續齊諧記云。王敬伯夜見一女。

命婢取酒。提一綠沉漆榼。王羲之筆經。又有以綠沉漆竹管見遺。亦可愛。歡蕭子雲詩云。綠沉弓項。縱紫艾刀橫拔。恐綠沉如今以漆調雌黃之類。若調綠漆之。其色深沉。故謂之綠沉。非精鐵也。

李義山代魏宮私贈詩云。來時西館阻佳期。去後漳河隔夢思。知有宓妃無限意。春松秋菊可同時。代元城吳令質暗為答云。背闕歸藩路欲分。水邊風日半西曛。襄王枕上元無夢。莫枉陽臺一片雲。第一篇注云。黃初三年。已隔存沒。追逮其意。何必同時。按此詩當是四年作。甄后黃初二年郭后有寵。后失意。帝大怒。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洛神賦云。黃初三年。朝京師。還濟洛川。李善云。三年立植為鄴城王。四年徙封雍丘。其年朝京師。又文紹云。三年行幸許。又曰。四年三月還雒陽。並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誤矣。怨感年之不當。李善云。謂少壯之時。不能得當君王之意。此言微感甄后之情。黃初二年。植與諸侯就國。監國謁者灌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故貶爵安鄉侯。改封鄴城侯。後求見帝。黃初四年來朝。帝責之。置西館。未許朝。上責躬詩。裴劔傳奇。載感甄賦之因文字淺俗。不可信。元微之代曲江老人百韻。有班女恩移趙。思王賦感甄。何也。李善注感甄賦云。東阿王漢末求甄后。逸女不遂。

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忘寢與食。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玉纓。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下。時已為郭后讒死。帝意亦悟。因令太子留宴飲。以枕賚植。植還。度輶輪。將息洛水上。忽見女子來。自云我本託心君玉。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嫁時從嫁。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歡情交集。又云。豈不欲常見。但為郭后以糠塞口。令被髮掩面。羞將此形貌重覩君王耳。言訖。遂不復見。所在遣人獻珠於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勝。因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為洛神賦云。孔融傳云。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掠。而操子丕納袁熙妻甄氏。魏略云。鄴城破。文帝入紹舍。后脇伏。姑膝上。帝令舉頭就視。見其顏色非常。太祖聞其意。為迎取之。李太白過彭蠡湖詩云。水碧或可採。金膏秘莫言。余將振衣去。羽化出巽頰。江文通擬王徵君詩云。水碧驗未黷。金膏靈詐緇。翰曰。水碧。水玉也。金膏。仙藥也。又擬郭璞云。傲睨摘木芝。凌波採水碧。謝靈運入彭蠡湖口作。雲物多珍怪。異人秘精覓。金膏滅明光。水碧輟流溫。注云。水碧。水玉也。此江中有之。然皆滅其明光。止其溫潤。穆天子傳。河伯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云。耿山多水碧。又云。柴桑之山。潯陽水。其下多碧。多冷石緒。未知何物。余嘗見墨子道書。大藥中有水脂碧者。當是。洪炎雜家引舊說。

云宮亭湖中有孤石介立周圍一里。竦直百丈。上有玉膏可採。梅聖俞聽潘歙州話廬山詩云。絕頂水底花。開謝向淵腹。風力豈能加。日氣豈能曠。攬之不可得。滴瀝空在掬。豈非水碧耶。予久遊廬山。不聞有此。

柳子厚詩云。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烟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欸音襖。乃音靄。相應之聲也。今人誤以二字合為一。劉言史瀟湘游云。夷女採山蕉。緝紗浸江水。野花滿鬢粧色新。聞歌暖迺深峽裏。暖迺知從何處生。當時泣舜斷腸聲。此聲同而字異也。暖迺即欸乃字。

李義山崇讓宅讌詩。風過迴塘萬竹悲。洛陽有崇讓坊。有河陽節度使王茂先宅。李即茂先之壻。韋氏述征記云。此坊出大竹及桃。

離騷九歌章句。名曰九。而載十一篇。何也。曰九以數名之。如七啟七發。非以其章名。或云國殤禮寃不在數。若除國殤禮寃。只二十三篇。韓文公云。屈原離騷二十五。王逸云。漁父以上二十五。合國殤禮寃也。劉淵林注魏都賦。引九章之辭曰。郢也必獨立。引卜居之辭曰。橫江潭而漁。今閱二篇。又無是一句。信有闕文。淵林出漢後。何為獨見全書也。嘗有策問云。蕭統文選載九歌。無國殤禮寃。晁無咎謂大招古奧。疑原

作。今起離騷經遠遊天問卜居漁父大招。而云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惜哲盡叙原意。末云鸞鳳之高翔。見威德而後下。與賈誼弔屈原文云。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斷章趣同。將誼效之也。抑固二十五篇之一。未可知也。若如反選去國殤禮寃。以大招惜哲補。則二十五篇似為足矣。橫江潭而漁。揚雄答客難有之。如賈逵班固於離騷經。嘗以所見改易無疑。則九章卜居。如王逸輩或有改易。未可知也。書之闕文。未易深攷。

杜甫野航恰受兩三人。晉郭翻乘小舟歸武昌。西安將軍庾亮造之。以其船狹小。就引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猥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船也。

李商隱詩云。何人書破蒲葵扇。記看南塘移樹時。蒲葵棕櫚也。晉陽秋。謝太傅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安問歸資。答曰。唯有五萬蒲葵扇。安乃取其中者。執之。其價數倍。又王羲之見老姥持六角扇賣之。因書其扇各五字。老姥初有難色。羲之謂曰。但云右軍書。以求百金。姥從之。人競買之。乃二事誤用也。

杜甫洗兵馬。左太冲魏都賦云。洗兵海島。刷馬江州。六韜。武王問太公。雨輜車至軫。何也。云洗甲兵也。魏武兵要曰。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兵。

海上人云。蛤蚧文蛤。皆一朝生一暈。

趙純師孟云。澶淵之役。班師留兵器於開德府。謂之御前甲仗庫。著令監官四員。兩員宗室。庫內有張承業財計書。李克用兵法。此書今亡。

真贗。贗偽也。韓非子云。宋人求饒鼎。魯人云真也。齊人曰贗也。

夏歸藏云。士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妻子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飢與喪。臣妾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飢。百姓非所有也。戒之哉。

綢繆兩字而有數義。詩云。綢繆牖戶。注云。纏綿也。王粲云。綢繆清燕娛。五臣云。綢繆親重貌。吳質答東阿王書云。是何慰喻之綢繆乎。注云。綢繆殷勤之意也。

老杜送孔巢父。幾歲寄我空中書。用史宗引小兒騰空。覺脚下有波濤。寄書事。乃蓬萊仙人也。洪慶善云。空中書乃鴈足書。非也。

酒謂之歡伯。焦貢易林。坎之兌。遊之未濟。辭云。酒為歡伯。除憂來樂。福喜入門。與君相索。伯音博。協音也。王琪君玉金陵飲酒詩云。蜀江雪浪來天際。一派泉春寶釵碎。蓋謂水碓舂金釵糯也。金釵乃糯米之名。詩載荆公集中。非是。

杜牧之詩云。娉娉嫋嫋十三餘。豈寇梢頭二月初。不解豈寇之義。閱本草。豈寇花作

穗嫩葉卷之而生。初如芙蓉穗頭深紅色。葉漸展。花漸出。而色微淡。亦有黃白色。似山薑花。花生葉間。南人取其未大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尚小如妊身也。

東坡和陶詩云。再遊蘭亭。默數永和。考蘭亭之會。自右軍謝安凡四十二人。後大歷中。朱迪呂謂吳筠章八元等三十七人。經蘭亭故池聯句。有賞是文辭會。歡同癸丑年之句。必有此事也。

陶淵明閒情賦。必有所自。乃出。張衡同聲歌云。邂逅承際會。偶得充後房。情好新交接。颺燥若探湯。願思為莞蒂。在下蔽匡床。願為羅衾幃。在上衛風霜。

東坡濁醪有妙理賦云。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飲吾友。僕謂我也。或以為奴僕。誤矣。吳越春秋云。吳國西子被殺。杜牧之詩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鳴夷。東坡詞云。五湖聞道扁舟歸去。仍攜西子。予問王性之。性之云。西子自下姑蘇。一舸自逐范蠡。遂為兩義。不可云范蠡將西子去也。嘗疑之。別無所據。因觀唐景龍文館記。宋之問分題得浣紗篇云。越女顏如花。越王聞浣紗。國微不自寵。獻作吳宮娃。山數半潛匿。亭羅更蒙遮。一行霸勾踐。再笑傾夫差。豔色奪常人。效顰亦相誇。一朝還舊都。靚粧尋若耶。鳥驚入松蘿。魚畏沉荷花。始覺冶容妾。方悞羣心邪。此詩云。復還會稽。又與前不

同當更詳考。

祭中郎石經。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為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唐志又有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有此乎。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為。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遂以為邕所作。恐唐史誤。北齊遷邕石經于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于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尋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復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當時一字石經猶數十卷。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魏石經近世猶存。湮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閭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尚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馬日磧等所正定之本。據洛陽記。日磧等題名本在禮記。而日磧乃在公羊碑。益知非邕所為也。尚書論語之文。今多不同。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缺已甚。宋敏求洛陽記云。漢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石。熹平四年。祭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馬日磧。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鳳等。奏定六經。刊於碑。後諸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

衛其碑為古文篆隸三體立太學門外。又云魏正始中。立篆隸古文三字石經。又刊文帝典論六碑。附其次於太學。又非前所謂一字石經也。又晉石經隸書。至東魏孝靜。遷于鄴。世所傳一字石經。即晉隸書。又非魏碑也。今漢碑不存。晉魏石經亦繆謂之蔡邕字矣。唐祕書省內有蔡邕石經數十段。後魏末。自洛陽徙自東宮。又移將作內坊。貞觀四年。魏徵奏於京師祕書內省置。武后復徙於祕書省。未知其一字與三字也。

左氏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杜預曰。寤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甚言其生之易也。據風俗通。不舉寤生子。俗說兒墮地。未可開目。便能視者。謂之寤生子。妨父母。鄭武公老終天年。姜氏亦然。豈有妨父母乎。其說與杜預異。

紹興府軒亭。臨街大樓。五通神據之。土人敬事。翟公異帥。越盡去其神。改為酒樓。神座下有一大酒字。亦非偶然。目為和旨樓。取食貨志。酒酤在官。和旨使人。

昔張敏叔有十客圖。忘其名。予長兄伯聲嘗得三十客。牡丹為貴客。梅為清客。蘭為幽客。桃為妖客。杏為艷客。蓮為溪客。木樨為巖客。海棠為蜀客。躑躅為山客。梨為淡客。瑞香為閨客。菊為壽客。木芙蓉為醉客。酴醾為才客。臘梅為寒客。瓊花為仙客。素

馨為韻客。丁香為情客。葵為忠客。含笑為佞客。楊花為狂客。玫瑰為刺客。月季為癡客。木槿為時客。安石榴為村客。鼓子花為田客。棘棠為俗客。曼陀羅為惡客。孤燈為窮客。棠梨為鬼客。

襄陽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塚為亭。往來題詩甚富。一日柱間得一絕。相傳呂公作也。塚上為亭。鬼莫噴。塚頭人。即塚中人。憑欄莫起。存亡意。除却空虛。總是塵。

長兄伯聲云。洛中董氏蓄雷琴一張。中題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嶠。峽狀其聲也。其外漆下隱有朱書云。洛水多清泚。崧高有白雲。聖朝容隱逸。時得詠南薰。此詩見宋之問集。

滕達道蓄雷威琴。中題云。石山孫枝。樣剪伏羲。將扶大隱。永契神機。徐浩書。字類石經。今歸居氏矣。

嘗見一琴。中題云。唐大曆三年仲夏十二日。西蜀雷威於雜花亭合。

莫承之琴池之側。有隸字云。中平四年。逐客蔡邕吳中斷。

李巽伯云。先公得雷威琴。錢氏物也。中題云。峽陽孫枝。匠成雅器。一聽秋堂。三月忘味。故號忘味。云為當代第一。

長兄伯聲云。昔至澠邑。獲一古琴。中題云。合雅大樂。成文正音。徽絃一泛。山水俱深。雷威斷。歐陽詢書。陝郊處士魏野家藏。後歸澠人溫氏子。得之喜而不寐。野嘗有詩云。棊退難饒客。琴生却問兒。聲又過忘味云。

樵李僧智和蓄一琴。雲和樣。天池上題云。南溟夷島。產木有堅如石。文橫銀屑者。夷名曰伽陀羅。余愛其堅。又貴其異。遂用作此。臨岳製五行行七字。下橫四字。李陽冰書。後智和云。沒官。迺入樂府。遂入禁中。或云。蔡叔羽以錢五萬得之。妄矣。

伊南田戶店簣營谷隱士趙彥安獲一琴。斷文奇古。真蛇蚺也。聲韻雄遠。中題云。霧中山三字。人莫曉也。後得蜀郡草堂閒話。中載云。雷氏斷琴。多在峨眉。無為霧中三山。方知為雷琴矣。

何都廵出古鏡。背龜紐。以蓮葉承之。左右彈琴仙人一。鳳皇對舞。帶有銘云。對鳳皇舞。鑄黃金帶。陰陽各有配。日月恆相會。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瑤帶。同心人。心相親。照心照膽保千春。

李晦之一鏡。背有八柱十二獸。面微凸。帶有銘云。尚方佳貢大母傷。左龍右虎辟牛羊。朱鳥玄武順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

近見一鏡如鍾樣鼻有大環有隸字云。一生有十口。前牛無角。後走有口。十三字下有一虎。其字恐甲午字謎也。

近得一夾鏡大鼻叩之中虛有冠劍四人。一題忠臣伍子胥。一吳王。一越王。一范蠡。又二婦人。云越王二女。皆小隸字。製作奇古。沈存中云。夾鏡最難得。

宣和貴人家有寫唐會要一軸。係第七卷。後題行官楊小瑛書。字畫頗佳。其識山陵疏中。稱虞世南者至再。上疏則不稱姓。止云世南。

李商隱有當句對詩云。密邇平陽接上蘭。秦樓鴛瓦漢宮盤。池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乾。亦有當句對。而兩句不對者。如陸龜蒙詩云。但說激流并枕石。不辭蟬腹與龜腸。

齊斧。虞喜志林。齊側偕切。凡師出。齊戒入廟受斧。故云齊也。陳琳云。腰領不足以膏齊斧。服虔注云。易喪其資斧。張晏云。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云。齊利也。蕭斧。或云越斧也。淮南子云。磨蕭斧以伐朝菌。蕭之義未詳。太平御覽引漢書王莽傳。喪其齊斧。皆齊。

劉夢得詩。有杯前膽不弱。趙總有吞船酒膽弱。禮部韻唐韻並無。集韻在山字韻。音

呼關切。頽也。

魚皆逆水上。近有詞云。江水東流。郎又西。問尺素何由到。似非也。古樂府。緩聲歌云。思東流之水。必有西上之魚。

大木百圍。生遠籟。朱絃三嘆。有餘音。東坡介甫。皆有此句。

東坡詩云。仙人拊我頂。結髮授長生。李太白詩也。

梁昭明淵明集。叙曰。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此二句出陳思王求自試表。李善注云。越絕書。范蠡自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賈進曰。銜士不信。客歷諸侯。無因自致。非真賢也。

李商隱燒香曲云。八蠶蠶綿小分炷。獸焰微紅隔雲母。左太冲吳都賦云。鄉貢八蠶之綿。注云。有蠶一歲八育。雲南志云。風土多暖。至有八蠶。言蠶養至第八次。不中為絲。只可作綿。故云八蠶之綿。

劉向別錄云。讎校書。一人持本。一人讀對。若怨家。故曰讎書。

世傳樊川別集。為杜牧之詩。乃許渾詩。渾有丁卯集。烏絲欄上本者。唐彥猷家有數十首。皆樊川外集中詩也。丁卯乃潤州城南橋名。渾居此橋。謂之丁卯莊。故基尚在。

杜甫詩云。弩影落杯中。風俗通。應彬為汲令。請主簿杜宣賜酒。壁上有懸亦弩。照於杯中。形如蛇。宣惡之。謂蛇入腹。遂病。後至其故處。知弩影。遂解。與廣客事相類。梁簡文卧疾詩云。沉疴類弩影。

劉禹錫。龍墀遙望麴塵絲。使麴塵字者極多。禮記月令。薦鞠衣於上帝。告桑事。注云。如鞠塵色。周禮內司。服鞠衣。鄭司農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乃知用麴藥字。非是。

杜甫月詩云。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鉤。乃用沈雲卿月詩。臺前疑掛鏡。簾外自懸鉤。又云。春水船如天上坐。沈云。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又云。嫩藥濃花滿目斑。沈云。園花璫瑁斑。雖一字亦有所本也。

山谷題牧護歌後云。向常問南方衲子。牧護是何種語。皆不能說。後見劉夢得作夔州刺史樂府有牧護歌。似是賽神語。亦不可解。及來黔中。聞賽神者夜歌。聽說僕家牧護。末云。奠酒燒錢歸去。雖長短不同。要皆自叙五七十語。乃知蘇溪夔州。故作此歌學巴人曲。猶石頭學魏伯陽作參同契也。予長兄伯聲嘗攷火祿字。其畫從天。胡神也。音醯堅切。教法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本起大波斯國。號蘇魯支。有弟子名玄真。

習師之法。居波斯國大總長如火山。後行化於中國。宋次道東京記。甯遠坊有祆神廟。注云。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神。名祆。畢國有火祆祠。疑因是建廟。或傳晉戎亂華時立此。又據杜預左傳注云。睢受汴。東經陳留梁譙彭城入泗。此水次有祆神。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也。此即火祆之神。其來蓋久。至唐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祆教詣闕。聞奏。勅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勅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準此。武宗毀浮圖。籍僧為民。會昌五年。勅大秦穆護火祆等六十餘人。並放還俗。然而根株未盡。宋公言。祆立廟出於胡俗。而未必究其即波斯教法也。又嘗見官品令有祆正。祆法初來。以鴻臚寺為禮。達令邸。後世因用以僧尼隸焉。設官來歷如此。祆之有正。想在唐室始。段成式酉陽雜俎。孝德國界三千餘里。舉俗事祆。不識佛法。有祆祠三千餘所。又銅馬俱在德建國烏澹河中。澹流中有火祆祠。相傳祆神。本自波斯國乘神通來。因立祆祠。祠內無像。於大屋下置小廬舍。向西。人向東禮神。有一銅馬。國人言自天而下。屈前足在室中。後足入土。自古數有穿視。竟不及其蹄。西夷以五月為歲。每歲自烏澹河中有馬

出其色如金。與麒麟馬嘶鳴相應。俄復入水。近有大將不信。入秋祠將壞之。忽有火燒其兵。遂不敢毀。則秋教流行外域。延入中國。蔓衍如此。康國蓋在西朝貢圖之言。與此合也。教坊記。曲名有牧護字。已播在唐樂府。崇文書有牧護詞。乃李鼎撰。六言文字。記五行災福之說。則後人因有作語為牧護者。不止巴人曲也。秋之教法。蓋遠而穆護所傳。則自唐也。蘇溪作歌之意。正謂旁門小道。似是而非者。因以為戲。非效參同契之比。山谷蓋未深攷耳。且秋有祠廟。因作此歌以賽神。固未知劉作歌詩。止效巴人之語。亦自知其源委也。

元豐初。盧東提點兩浙刑獄。會朝廷議鹽法。秉謂自錢塘縣楊村場上流。接睦歙等州。與越州錢清場等水勢稍淡。以六分為額。楊村下接仁和縣湯村。為七分。鹽官場為八分。並海而東。為越州餘姚縣石堰場。明州慈谿縣鳴鶴場。皆九分。至岱山昌國。又東南為溫州雙槎。南天富。北天富。十分。著為定數。蓋自岱山及二天富。皆取海水煉鹽。所謂熬波也。自鳴鶴西南及湯村。則刮鹵以淋鹵。以分計之。十得六七。鹽官湯村用鐵盤。故鹽色青白。而鹽官鹽色或少黑。由曬灰故也。湯村及錢清場。織竹為盤。塗以石灰。故色少黃。竹勢不及鐵。則黃色為嫩。青白為上。色黑多鹵。或又有泥石。不宜

久停。若石堰以東。雖用竹盤。而鹽色光白。以近海水鹹故爾。後來法雖小變。公私所便。大抵不易。廬法。

秦誓文。有三本傳於世。岐陽告巫咸。朝那告大沈。要冊告亞駝。岐陽之石。在鳳翔府署。朝那之石。在南京蔡挺家。亞駝之石。在洛陽劉忱家。其言述秦穆公與楚成王遂

及熊相背十八世詛盟之罪。以史記世家考之。秦十八世當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縱

橫爭霸。此詛政為懷王也。懷王十一年。李克約五國以伐秦。懷王為從長。史記云。蘇

伐秦。懷王為長。是年魏韓趙燕楚擊秦。齊獨後。時蘇秦已死。戰國策云。李克明甚。秦逆擊之。皆引而歸。今文云。熊相率諸

侯之兵。以臨加我。是也。後五年。懷王忿張儀之詐。發兵攻秦。敗於藍田。文又云。悉興其眾。以徇我邊境。是也。惠王後十三年。王遣庶長章拒楚師。明年。大敗之丹陽。遂取

楚漢中地六百里。文又云。克劑楚師。復畧我邊城。是也。或以為熊商時。商與相聲相近。

而事非是。或以為頃襄時。頃襄王橫立。乃在秦昭王九年。歷惠文武王至昭王。是時

楚已失郢。微弱已甚。秦何所畏而詛之哉。或以熊相羊姓。元和姓纂。有熊相宜僚。又

有熊相祈。為懷王將。然亦非是。熊相疑懷王名。史記世家作槐。當時脫誤。遂不可考。

今存古本。隨字辨釋。錄之於後。又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馨布愆告于

不讀作顯大沈久湫久讀作故湫音子由反亞馳即澠沈河也在并州亞威在解呂

底楚王熊相之多臯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講王之望繆勳力同心兩邦若壹肆

呂婚姻疹音之反呂齊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為不利親印仰大沈久湫而質馬今楚王

熊相康庸回無道淫失佚甚亂宣古奢參古奢兢縱從變輸渝盟刺內之古則刺字蹇

音薄虎不姑並或惡馳刑戮孕敵婦幽刺敵親威拘圍其叔父寘者續作寘寘室積

棺之外之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光列烈威神而兼倍十八

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呂臨加我欲剋伐我社稷伐威音許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

帝及大沈久湫之卹祠圭玉義犧牲速取得古我邊我新鄆音皇及柳長敵我不敢

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意音於力反滿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偪我邊境將

欲復其既往唯是秦邦之羸衆敵賦翰讀作翰音棧與禮使介老將之呂自救也正

亞馳作亦應爭讀作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威靈德賜克音刺音連為反爾雅云

古也字亞馳作刺字亞威作克楚師日復畧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

著者石章呂盟大神之威神

杜鄴子夏尤長小學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

因名云。鄴子林。好古有雅才。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故言小學者。宗於杜林。三蒼。蒼頡篇。訓纂篇。滂喜篇。三蒼一卷。郭璞注。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蒼。梁有蒼頡二卷。杜林注。見隋經籍志。又小學篇一卷。晉下邳內史王義撰。又少學九篇。揚方撰。始字一卷。勸學一卷。蔡邕撰。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黃初篇。吳章篇。蔡邕女史篇。合八卷。又幼學二卷。朱育撰。始學十二卷。吳郎中項峻撰。又月儀十二卷。七。發蒙記一卷。晉著作佐郎束皙撰。張挹字詒。漢張衡傳注有蒼頡篇。漢安紀注云。蒼頡篇云邨舍也。又曰。帝年十歲。好學史書。注云。史書者。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之書也。凡五十五篇。以教童蒙。魏王粲傳云。邨淳博學有才章。善倉雅蟲篆。通典云。漢官儀云。能通蒼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為尚書郎。法言學蒼頡史篇。注謂多知奇難之字。三蒼訓詁三卷。埤蒼二卷。並張挹撰。廣蒼一卷。樊恭撰。見唐經籍志。又有氏字指。何承天纂。又有呂忱字林。郭璞三蒼解詁。阮孝緒字略。

杜甫石笋行云。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笋雙高蹲。古來相傳是海眼。苔蘚蝕盡波濤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墓。立石為表今仍存。范

睥後漢書方術任文公傳。公孫述時。武擔山折。文公曰。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三月果卒。唐章懷太子賢注云。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大夫化為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為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成都。擔土葬於成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成都。擔土為妃作塚。蓋地數畝。高七丈。其石今俗名石笋。又梁益紀云。石笋二。在子城西門外。按圖經。在少城中。夏門外一百五十步。曾折。再立之。各高丈餘。圍六七尺。云其下是海眼。即非也。或云。古誓蜀之碑。舊說昔為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真珠翠碧。貫之為簾。後毀。此其遺跡。每雨後。人多拾得珠翠異物。章懷太子賢乃高宗第六子。注漢書在儀鳳中。豈杜甫作詩時。漢注未傳耶。抑老杜流寓四方。未之見耶。或見而不以賢言為然耶。酉陽雜俎。蜀石笋街。夏中大雨。往往得雜色小珠。俗謂之地當海眼。莫知其故。故蜀僧惠巖曰。前史說蜀少城。飾以金璧珠翠。桓温怒其太侈。焚之。今在此地。或拾得小珠。時有孔者。得非是乎。博雅。瑟瑟碧珠也。杜陽編有瑟瑟幕。其色輕明虛薄。無與為此。

樂府解題有梁父吟。蜀志諸葛亮傳云。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藝文類聚吟門云。

蜀志諸葛亮梁父吟云。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又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又青州圖經。臨淄縣塚墓門云。三士塚在縣南一里。三墳周圍一里。高二丈六尺。張肫齊記云。是烈士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三士塚。所謂二桃殺三士者。唐褚亮梁甫吟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內有三墳。纍纍皆相似。借問誰家塚。田疆古冶子。李白有梁父吟一篇云。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杜甫李邕登歷下亭云。不阻蓬華興。得兼梁父吟。又登樓詩云。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陸士衡擬今日良燕會云。齊僮梁父吟。李善注云。蔡邕琴頌曰。梁父悲吟。不知名為梁父吟何義。張衡四愁詩云。欲往從之梁父艱。注云。秦山東嶽也。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王。致於有德。而為小人讒邪之所阻。梁父。秦山下小山名。諸葛好為梁父吟。恐取此意。

唐李舟作能大師傳。五祖弘忍告之曰。汝緣在南方。宜往教授。持此袈裟以為法信。一夕南逝。忍公自此言說稍稀。時謂人曰。吾道南矣。時人未之悟。壬申。公滅度後。諸弟子求衣不獲。始相謂曰。此非虛行者所得耶。使人追之。已去。及大師歸至曹溪。追

者未至。遂隱於四會懷集之間。不言難足。峯前提不起事。杜甫秋日夔府詠懷。有身寄雙峯寺。門依七祖禪。鮑欽止注云。第五祖弘忍。在蘄州東山開法。有二弟子。一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為六祖。一神秀。在北揚化。引傳燈錄云。北宗神秀禪師。尉氏人。訪道至蘄州雙峯東山寺。遇五祖忍師。以坐禪為務。乃歎服曰。此真吾師也。其後神秀門人普寂。立其師為六祖。而自稱七祖。因檢傳燈錄。神秀法嗣有嵩山普寂禪師。無機緣語。神秀錄云。門人普寂居義福寺。並為朝野所重。江西志徹錄云。自南北分宗。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為第六祖。但不見普寂自稱七祖事耳。按寶林傳。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姓司馬氏。本居河南。還於蘄州廣濟而生。隋開皇中。從璨大師受業。至唐武德七年甲申歲。往蘄州破頭山。至真觀中。方改為雙峯山。第三十二祖弘忍。七歲出家。事信。又云。能大師傳法衣處。在曹溪寶林寺。寶林後枕雙峯。咸淳中。有晉武侯玄孫曹叔良者。住在雙峯山寶林寺左。時人呼為雙峯曹侯溪。至儀鳳中。叔良惠地於大師。自開元天寶大歷以來。時人乃號六祖為雙峯和尚。天監二年。韶陽太守侯敬中奏請為寶林寺。唐中宗改中興寺。神龍中改為廣果。開元中改為建興。上元中改國寧。傳後題云。安南越記。晉初南方不賓。勅授恆山。立曹溪為鎮界將軍。兼知平

南總管晉室復後封曹侯為異姓王居石角雙封二嶠之間自儀鳳二年叔良惠地於大師願陪貴寺方呼為雙峯曹侯大師也

紹興壬子夏隨侍先公應副都督駐軍建康寓保寧寺登鳳凰臺有小碑在亭上云五言二十韻詩一首題鳳凰山亭子陳獻司空鄉貢進士宋齊丘上嵯峨壓洪泉崖峇撐碧落宜哉秦始皇不驅亦不鑿上有布政臺八顧皆城郭山蹙龍虎健水黑螭蜃作白虹欲吞人赤驥相搏撮畫棟泥金碧石路盤峽壩倒挂哭月猿危立思天鶴鑿池養蛟龍栽桐栖鷺鷥梁間燕教雛石罅蛇懸殼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惡日晚嚴城鼓風來蕭寺鐸掃地驅塵埃翦蒿除鳥雀金桃帶葉摘綠李和皮嚼貞竹無盛衰媚柳先搖落塵飛景陽井草合臨春閣芙蓉如佳人回首似調謔當軒有直道無人肯駐脚夜半鼠窸窣天陰鬼敲枒松枯不易立石醜難安着自憐啄木鳥去盡終不錯晚風吹梧桐樹頭鳴嗷嗷我我江令石青苔何淡薄不話興亡事舉首思渺邈吁哉未到此編劣同尺蠖籠鶴羨鳧毛猛虎愛蝸角一日賢太守與我觀橐籥往往獨自語天帝相唯諾風雲偶不來寰宇銷一略我欲烹長鯨四海為鼎鑊我欲取大鵬天地為繒繳安得長羽翰雄飛上寥廓後題云前朝天祐八年二月二十一日題後唐

昇元三年二月八日奉勅勒石崇英殿副使知院事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王紹顏奉勅書銀青光祿大夫兼監察御史王仁壽鑄大宋治平四年九日望日重摹上石後數月一夕風雨亭頽倒石斷裂據湘山野錄載宋齊丘相江南李先主環二世皆為左僕射環愛其才而知其不正嘗獻鳳凰臺詩中有我欲烹長鯨四海為鼎鑊我欲羅鳳凰天地為繒繳之句皆欲諷其跋扈也而主終不聽不得意上表乞歸九華其畧云千秋載籍願為知足之人九朵峯巒永作乞骸之客主知其詐也試攻之先主昇舊名知誥為徐溫養子以天祐九年遷昇州刺史饒洞天薦宋齊丘於先主齊丘困於逆旅鄰娼魏氏女竊賂遺數緡獲備管幅遂克投贄一見先主賓之以國士今觀題鳳臺山亭子詩陳獻司空乃鄉貢進士時豈當時所投贄之時乎後題天祐八年恐記事者差一年也齊丘後事先主為相至嗣主時為太傅多植朋黨以專朝權蹂進之士多附之陳覺李徵古之徒恃其勢猶驕慢徵古嘗勸後主因天變遜位齊丘賴陳喬以為不可後主乃止鍾模以李德明之死怨齊丘及奉使歸唐以陳覺矯周帝之命斬嚴續事言於唐主唐主命殷崇義草詔暴齊丘等事聽歸九華舊隱官爵悉如故後命鎖其第穴墻給食齊丘嘆曰吾嘗謀讓皇族於秦州宜其及

此乃縊而死。謚曰繆醜。野錄載其跋扈。主終不聽。上表乞歸。九華繆矣。

生民詩。或舂或揄。或簸或蹂。注云。揄。抒米以出白也。箋云。舂而抒出之。周官舂人。女舂二人。鄭注云。執。抒白也。詩云。或舂或執。音由。又音揄。或羊笑反。揄。時女反。據許叔重說文。揄。引也。羊朱切。搯。把也。神與切。留。抒白也。从爪。白。引。詩云。或簸或留。又作抗。既。音以沼切。又集韻。抗。留揄。並音由。又抗留。音以紹切。緣詩揄與留。並音由。義亦同。故後人改留為蹂也。音以沼者。乃今人以手留物之留也。

建州龍焙。面北謂之北苑。有一泉極清澹。謂之御泉。用其池水造茶。即壞茶味。惟龍園勝雪白茶二種。謂之水芽。先蒸後揀。每一芽。先去外兩小葉。謂之烏帶。又次取兩嫩葉。謂之白合。留小心芽置於水中。呼為水芽。聚之稍多。即研焙為二品。即龍園勝雪白茶也。茶之極精好者。無出於此。每脩計工價。近三十千。其他茶雖好。皆先揀而後蒸研。其味次第減也。茶有十綱。第一第二綱。太嫩。第三綱。最妙。自六綱至十綱。小團至大團而止。第一名曰試新。第二名曰貢新。第三名有十六色。龍園勝。雪白茶。萬壽龍芽。御苑玉芽。上林第一。乙夜供清。龍鳳英華。玉除清賞。承平雅玩。啟沃承恩。雪葉。雪英。蜀蔡。金錢。玉華。千金。第四有十二色。無比壽芽。宜年寶玉。玉清慶雲。無疆。

壽龍萬春銀葉。玉葉長春。瑞雪翔龍長壽。玉圭。香口焙。興國巖上品揀芽。新收揀芽。第五次有十二色。太平嘉瑞。龍苑報春。南山應瑞。興國巖小龍。又小鳳。續入額御苑。玉芽。萬壽龍芽。無比壽芽。瑞雪翔龍。先春。太平嘉瑞。長壽玉圭。已下五綱。皆大小團也。

孟子曰。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趙岐注云。未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知賢人可與言。反欲以不言取之。是失人也。章指注云。取人不失其臧否。孫奭音義曰。今按古本及諸書。並無此餽字。郭璞方言注云。音忝。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其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本亦作餽。音奴兼反。按玉篇食字部有餽字。注音達兼反。古甜字。然則字書非無此字。第於孟子言餽之義不合耳。今以孟子之文考餽之義。則趙岐以餽訓取是也。當如郭氏方言。其字從金為餽。據玉篇廣韻。餽音他點反。取也。其義與孟子文合。廣韻上聲。餽音忝。而平聲又有餽字。音纖。訓曰。利也。許氏說文以餽為忝屬。乃音纖者。其義與音忝者不同。各從其義也。孫奭曰。本亦作餽。音奴兼切。此別本孟子也。古之經書。皆有別本。其用字多異同。廣韻又餽音黏。食麥粥也。於孟

子之文愈不合。蓋別本孟子。誤論尤甚。

漢官儀云。光祿大夫秩比千石。不言屬光祿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魏志。黃初四年。楊彪為光祿大夫。詔給吏卒。門施行馬。晉紀云。致仕及遜位者。給牀帳。單褥。賜錢二十萬。給吏卒。門施行馬。王隱晉書云。劉毅字仲雄。年七十。告老。以光祿大夫致仕。門施行馬。賜錢百三十萬。晉書云。王覽為宗正卿。致仕。詔遣殿中監療疾。給藥。復轉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干寶晉書記。尚書僕射李涪。母喪。拜金紫。光祿大夫。給吏卒。門施行馬。晉中興書。蔡謨免。皇太后詔以謨為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上疏陳謝。遂以疾篤。不朝。詔賜几杖。門施行馬。晉書。華表字偉容。歌子也。太始中為太中大夫。賜祿與卿同。門施行馬。

江季共說杜甫贈李龜年詩。非甫所作。蓋岐王死時。與崔滌死時年尚幼。又甫天寶亂後。未嘗至江南也。范攄雲。漢友議。言明皇幸岷山。伶官奔走。李龜年奔迫江潭。甫以詩贈龜年云云。又云。龜年曾於湘中採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国。秋來發幾枝。贈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云云。歌闋莫不望行在。而慘然。然龜年唱罷。忽悶絕仆地。以左耳微暖。妻子未忍殞殮。經四日乃蘇。曰我遇二妃。令教侍女。蘭茗唱。後襖畢。放還。

且言主人即復長安而有中興之主也。謂龜年汝何憂乎。時甫正在湘潭。或有此詩。更須考究。

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傳曰木瓜。樹木可食之木也。按詩之意。乃以木為瓜。為桃。為李。俗謂之假果者。蓋不可食。不適用之物也。亦猶畫餅土飯之義爾。投我以不可食。不適用之物。而我報之以瓊玉可貴之物。則投我之物雖薄。而我報之實厚。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威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思之。欲厚報之。則投我雖薄。而我思報之實。欲其厚。此作詩者之意也。鄭箋以木瓜為樹木。則是果實之木瓜也。誤矣。初學記六帖於果實木瓜門。皆引衛風木瓜之詩。亦誤。昔之記言者。謂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按木瓜詩。投報之辭。以為喻爾。未見真有投報也。恐非孔子之言。

溱洧詩。贈之以勺藥。江淹別賦。下有勺藥之詩。子虛南都二賦。言勺藥者。乃以魚肉等物為醢。食物也。子建七發。張景陽七命。勺藥云云。五臣注。勺音酌。藥音畧。廣韻亦有二音。子虛賦。諸家皆誤。以為溱洧之勺藥。韓退之偃城。聯句詩云。兩相鋪艷能。五鼎調勺藥。又曰。但擲顧笑金。難祈却老藥。二藥不同音也。

唐李濟翁資暇錄云古使字作李。左氏春秋傳言行李乃是行使。後人誤為李字。春秋禧公三十年。左氏傳云。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杜預曰。李。使人也。又襄公八年。左氏傳云。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杜預曰。行李。行人也。又昭公十三年。左氏傳曰。諸侯靖共。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曰。行理。使人通聘問者。或言理。或言李。皆謂行使也。但文其言。謂之行李。亦作理耳。以此知其非改古文為李也。古文字多矣。李濟翁不言李字出何書。未可遽爾泛舉而改作也。劉孝威結客少年場行云。少年李六郡。遨遊遍五都。李作使音。

故相王甫為館職時。夜夢至一山間。古松流水。杳然幽深。境色甚異。四無人跡。忽遇一道人。引至一處。過松下。有廢丹竈。又入。有茅屋數間。道人開之云。公之所居也。塵埃蓬勃。似久無人居者。壁間見題字云。白髮高僧酷愛閒。一餅一鉢老山間。只因窺井生一念。從此松根丹竈閒。恍然悟其前世所居。已失道人。遂回。天大雷雨。龍起雲中。意甚恐懼。遂寤。其婢亦魘於室中。呼之覺。問之。云適為雷雨所驚。頗異之。來日館中曝書。偶觀架上小說。內載婦人窺井生男事云。孫仲益有王太傅生日詩云。了了三生夢。松根冷煨爐。用此事也。窺井事。見博物志。

羅隱牡丹詩云。可憐韓令功成後。虛負穠華過此身。據白廷翰唐蒙求韓令牡丹注云。元和中。京師貴游尚牡丹。一本直數萬。韓滉私第有之。遽命剷去。曰。豈效兒女邪。李挺之諱之才。慶曆中以殿中丞為澤州從事。時韓中令宣撫河東。委以秦鳳鑄鐵錢事。行次鳳州。為絕句云。去年三月洛城遊。今日尋春到鳳州。欲托雙魚附歸信。嘉陵江水不東流。挺之族孫君翁。熙寧中邵堯夫言之。

蔡州褒信縣有棋師閔秀才。說嘗有道人善棋。凡對局。率饒人一先。後死於褒信。託後事於一村叟。數年後。叟為改葬。但空棺衣衾而已。道人有詩云。爛柯真訣妙通神。一局曾經幾度春。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殷璠為河嶽英靈集。不載杜甫詩。高仲武為中興間氣集。不取李白詩。顧陶為唐詩類選。如元白劉柳杜牧李賀張祐趙嘏皆不收。姚合作極玄集。亦不收杜甫李白。彼必各有意也。

常建有題破山寺後院詩云。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余觀又玄集。唐詩類選。唐文粹。皆作通。熙寧元年。歐陽永叔守青。題廨宇後山齋云。竹徑遇幽處。有以樗杜石本。住河內以示邢和叔。始未見時。亦頗疑其誤。及見碑。反覆味之。亦以為佳。竟不知別。

有本邪。抑永叔自改之邪。古人用一字。亦不苟也。

李紳題天衣寺詩。殿湧全身塔。池開半月泉。此泉隱於巖下。雖月圓池中。只見其半。最為佳處。紹興初。愚禿法聰。遂鑿開巖上。易名為滿月泉。甚可惜也。

熙寧間。江寧府句容簿失其姓名。至茅山。遇道人高坦。披髮跣足。與簿劇談。飲酒終日。書一詩留別而去。莫知所之。詩云。巖下相逢不忍還。狂歌醉酒且盤桓。仇香莫問神仙事。天上人間總一般。

王防元規嘗云。杜詩古本。辭人角撰。清河頌詩成珠玉。在揮毫。蓋為和舍人。故云。青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蓋為送扶侍。故云。

劉貢父詩話云。文人用事誤錯。雖有缺失。然不害其美。杜甫云。功曹非復漢蕭何。據光武謂鄧禹。何以不據功曹。又曹參嘗為功曹。云。鄒侯非也。按蕭何為主吏掾。即功曹也。注在史記高祖紀。貢父博洽。何為不知。杜謂之詩史。未嘗誤用事。

青州有劉槩。方富。韓公守青時。遇之甚厚。因得臨朐縣西南官地。曰冶源。結茅居之。有雜文及詩歌。其子印行。青人傳其詩。有西軒忽見好溪山。一文闌愁減三尺。末句云。讀書誤人四十年。有時醉把闌干拍。別見溫公詩話。

杜詩云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驎皆言漢文帝以千里馬駕鼓車殊不知南史王融與宋弁等論騏驎駕鼓車也按漢文止卻千里馬建武中以千里馬駕鼓車爾洞庭春水綠於雲日日征帆送遠人曾向木蘭舟上過不知元是此花身一小說唐末館閣數公泛舟以木蘭為題忽一貧士登舟作此諸公覽詩大驚物色之乃李義山之魄時義山下世久矣又嵐齋集載此詩陸龜蒙於蘇守張搏座上賦此木蘭堂詩未知孰是

後漢范滂母謂滂曰汝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唐人謂李白杜甫為李杜子美詩云李杜齊名真忝竊用後漢事也南史謂鮑照謝元暉為鮑謝又鮑防與謝良弼友善人謂之鮑謝

或謂詩史者有年月地里本末之類故名詩史蓋唐人嘗目杜甫為詩史本出孟榮本事而新書亦云

太一峯前是我家滿床書籍舊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此件盤良翁詩終南人父信本軍職終文思副使以蔭補借職元豐中監青州臨淄酒稅或以此詩題酒樓皆云是神仙作也

予監台州杜瀆鹽場。日以蓮子試瀆。擇蓮子重者用之。瀆浮三蓮。四蓮味重。五蓮尤重。蓮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蓮直。或一直一橫。即味差薄。若瀆更薄。即蓮沉於底。而煎鹽不成。閩中之法。以雞子桃仁試之。瀆味重。則正浮在上。鹹淡相半。則二物俱沉。與此相類。

淋下酒水。或以他水雜之。但識其舊痕。以飯甑蓋之。於中掠去面上水。至舊處。元瀆盡在。所去者皆他水。或以甑箠隔之。亦可。以他物則不可分矣。此理未曉。孔融論云。弊箠不能救鹽池之瀆。即此事也。鍊化術云。飲食過鹹。以飯箠竹數條炙之。着其中。則汁便淡。

青龍寺老柏院。有布衣張在題一絕於院壁。南鄰北舍牡丹開。年少尋芳去。又回。惟有君家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元祐中。州學教授畢仲愈題跋。刻石於平嵐亭上。杜甫贈韋十六評事。子雖軀幹小。晉書載記。劉曜時。壯士陳安戰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健兒有陳安。軀幹雖小。腹常寬。秋興云。聞道長安似奕棋。蓋用甯子視君如奕棋事。絕句云。即看翡翠蘭若上。用郭景純遊仙詩。移居贈衛大郎。清燈照等夷。用任彥昇王文憲集序。引袁粲詩。之子照清襟。

李君翁詩話卜居云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詩人皆以為宋玉事豈卜居亦宋玉擬屈原作邪庾信哀江南賦云誅茅宋玉之宅不知何據而言此君翁之陋也唐余古渚宮故事曰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三里故其賦曰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老杜送李功曹歸荆南云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是也又在夔府詠懷古跡云搖落深知宋玉悲江山故宅空文藻然子美移居夔州入宅詩云宋玉歸州宅去通白帝城蓋歸州亦有宋玉宅非止荊州也李義山亦云却將宋玉臨江宅異代仍教庾信居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劍孟浩然詩云游魚擁劍來按擁劍如彭蠡之類蟹屬一螯偏大故謂之擁劍非魚也

杜甫詩尚想東方朔詆諧割肉歸社日用伏日事蘇黃皆以為誤也史記年表秦德公二年始作伏祠社乃同日至漢方有春秋二社與伏分也

老杜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陸農師引水經魚龍以秋日為夜按龍秋分而降則蟄寢於淵龍以社日為夜豈謂是乎又鳥鼠同穴者鼠與鳥為雌雄似鼠而尾短在內鳥在外魚龍水名鳥鼠山名鳥鼠秋而魚龍夜是詩兩句而含三事也

李嘉祐守台州詩云。春塘露冕歸。華陽國志云。郭質為荊州刺史。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喬卿。明帝到南陽。巡狩。賜三公之服。去檐露冕。使百姓見之。以彰有德。

富陽北十里。有妙庭觀。薦經焚毀。無碑誌可攷。獨見於東坡詩。董雙成故宅。絕句云。人去山空鶴不歸。丹亡鼎在世徒悲。可憐九轉功成後。却把飛仙乞肉芝。刻石作肉芝。道流云。元本作內。東坡見之。無他語。今印本作肉芝。內之與肉皆未曉。其鼎。宣和間取去。三足中空。病者取以煮藥。甚有效。

陳德潤云。一貴人知成都日。朝廷遣御史何郟入蜀按事。貴人徧召幕客。詢何人與御史密者。或云。有賢良某人。延之。令出界候迎。兼攜名娼王宮花。往候其宴狎。出家姬以佐酒。王善舞。何公醉。喜題其項帕云。按徹梁州更六么。西臺御史惜妖嬈。從今改作王宮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至成都。此娼出迎。遂不復措手而歸。

被紫荷囊。按荷囊。即持荷之荷也。或以為紫荷囊。非也。宋子京云。猥挈荷囊。預從豹乘。皆緣習之誤。南史劉杳傳。言簪筆持囊事甚詳。

臨安府仁和縣圖經出囊篇沙。在縣東四里。海際之人。採用鼓鑄銅錫之模。諸州皆來採。亦猶邢沙可以碾玉也。

石子惠云。中書舍人繫紅鞋屣帶。自葉少蘊始有。舊服色不佩魚。後王照請於朝。方佩婦人孺人至夫人。凡八人。皆佩魚。乃張崇啓請。

杜甫詩云。門闌多喜色。女壻近乘龍。楚國先賢傳。謂壻如龍也。女得賢壻。謂之乘龍。黃憲為司徒。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馬女。時人謂之桓叔元女俱乘龍。

韓退之燈花詩云。黃裏排金粟。釵頭綴玉蟲。乃用何遜詩金粟裏搔頭之句。

陳克子高詩云。鳥聲妨客夢。花片攪春心。句甚佳。唐杜審言詩云。啼鳥驚殘夢。飛花攪獨愁。下句為工也。子美詩云。樹攪離思花冥冥。亦有所自矣。

王珩彥楚人。嘗夢中得詩云。杖屨步斜暉。煙村景物宜。溪深水馬健。霜重橘奴肥。春罷雞爭黍。人行犬吠籬。可憐田舍子。理亂不曾知。

杜少陵悶詩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唐僧栖白閒詩云。捲簾當白晝。移坐向青山。

苴。說文展賈切。土苴。糟魄物。又云不真物。一音子余切。訓包也。韓文公進學解。補苴罅漏。當讀作平聲。

許叔微精於醫。云五臟蟲皆上行。惟有肺蟲下行。最難治。當用獾爪為末。調藥。於初

四初六日治之。此二日肺蟲上行也。

孟蜀王水殿詩。東坡續為長短句。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開明月解窺人。歌枕釵橫雲鬢亂。夜深瓊戶寂無聲。時見飛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

閩廣人食檳榔。每切作片。蘸蠟灰以荖葉裹嚼之。荖音老。又音蒲。口切。初食微覺似醉。面赤。故東坡詩云。紅潮登頰醉檳榔。

今人不善乘船。謂之苦船。非人謂之苦車。苦音庫。

左傳成公十三年。成子受服於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杜預注云。養威儀以致福。班固五行志云。能者養之以福。顏師古云。能養生者。則定禮義威儀。自致於福。此注與杜同。左氏本誤。

韓退之答柳州食蝦蟇詩云。蝦蟇雖水居。未得變形貌。強號為蛙蛤。於實無所按。居然當鼎味。豈不辱釣罩。余雖不下喉。近又能稍稍嘗。懼染蠻夷平生性。不樂而君復何為。甘食比黍粢。按周禮。蠃氏。鄭司農云。掌玄鼈。即蝦蟆屬。玄謂蠃。今御所食蛙。

也。漢書霍光擅滅宗廟羔兒蛙不知古為上食也。

馬監場云。泉州一僧能治金蠶蠱毒。如中毒者。先以白礬末令嘗不澁。覺味甘。次食黑豆不腥。乃中毒也。即濃煎石榴根皮汁飲之。即吐出。有蠱皆活。無不愈者。李暉之云。凡中毒以白礬牙茶搗為末。冷水飲之。

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脇息然後帶。緣牆然後起。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飢色。劉禹錫踏歌行云。為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未知孰是。

司馬安善宦。四至九卿。儒林傳。許商四至九卿。

李賀詩。攢蟲鏤古柳。劉禹錫詩。秋蟲鏤宮樹。此二句皆善。

毛詩伯兮篇云。焉得諛草。言樹之背。注云。諛草。令人亡憂。背北堂也。今人多用北堂萱堂於鰥居之人。然伯之暫出。未嘗死也。但其花未嘗雙開。故有北堂之義。說文。萱萱。媛。媛。皆一字也。令人忘憂。通作諛。據爾雅。諛。訓忘也。因其忘。故古用諛草字。嵇康養生論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本草云。利心志。令人歡喜忘憂。風土記云。婦人有妊。佩之。生男子。故謂之宜男草。陸士衡詩云。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忘歸之義未詳。

台州杜漬監之北。安聖院僧師肇。端午日晝。與僧對坐。忽聞屋瓦有聲。火光一線。下至地。少頃。遂大如車輪。先燎僧之左臂。次及右臂。忽入於背。不見。久之。復為一線。飛去。出屋。即震雷一聲。其僧僅有氣。且舉衣視之。背後袈裟一圓孔。如錢。中單圓孔。如椀。脊下燒一圓瘡。瘡甚。皆以為天火不可治。予以湯火藥塗之。月餘。遂無事。怪異如此。

宋 剡川姚寬著

孟子言去齊接浙而行。浙。漬米也。按字殊無理。許慎說文引孟子去齊。境浙而行。境音其兩切。漉乾漬米。言不待炊而行也。異聞集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而境浙。唐本作境字。

王介甫云。俟我於城隅。言靜女之俟我以禮也。其美外發。其和中出。其節不可亂者。彤管也。貽我彤管。言靜女之貽我以樂也。徐安道注。音辯云。彤。赤漆也。管。謂笙簫之屬。按靜女詩。貽我彤管。彤管有煒。注云。煒。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箋云。彤管。赤管也。疏必以赤者。欲使女史以赤心正人。謂赤心事夫人。正妃妾之次序也。鄭注。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後漢皇后妃序云。頌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左氏傳。定公九年。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預云。詩。邶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赤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以此考之。不聞謂之樂也。

陶潛讀山海經十三首用事。今本多差誤。各為注釋之。第一篇泛覽周王傳。乃周穆

天子傳。荀勗校定本是也。流觀山海圖。乃山海經十八卷。郭璞注本是也。第二篇云。玉堂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發新謠。寧效俗中言。西山經云。玉山是王母所居。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頭戴勝。是司天之厲。王五殘。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又云。大荒之中有山。名豐沮。玉門西有王母之山。又云。以崑崙為宮。亦有離宮別窟。郭璞云。不專住一山也。穆天子傳云。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執玄珪白璧。以見西王母于瑤池之上。又天子升於奄山。即西王母之山也。奄山。即崦嵫山也。西王母宴穆王於瑤池之上。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與穆往復數。詩不具載。第三篇云。迢遞槐江嶺。是謂玄圃丘。西南望崑崙。光氣難與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湓流。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遊。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采黃金銀。實惟帝之平圃。郭璞注云。即玄圃也。南望崑崙。其光熊能。其氣魂魂。其上多藏琅玕。爰有淫水。其清洛洛。淫音遠。穆天子傳。天子銘跡於玄圃之上。第四篇云。丹木生何許。迺在崑崙山陽。黃花復朱實。食之壽命長。白玉凝素液。

瑾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寶。見重我軒皇。西山經云。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崆峒山。其上多丹木。圓葉而赤莖。黃花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飢。丹水出焉。西流注於稷澤。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五色乃清。第五篇云。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為王母使。暮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且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二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廣圓百里。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竹書云。穆王西征至青鳥所解。又蛇巫之山。一曰龜山。西王母梯航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為西王母取食。又言三足鳥主給使也。第六篇云。逍遙蕪臯上。杳然望扶木。洪柯百萬尋。森散覆暘谷。靈人侍丹池。朝朝為日浴。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燭。黑齒國人。黑手。食稻使蛇。其一蛇赤。下有暘谷。上有扶木。即扶桑木。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第七篇云。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幹共成林。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寶。爰得王母心。謹朱國在赤水之陰。有三珠樹如栢。葉皆為珠。其樹若慧。海內南經。桂林八樹在番禺東。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鷄。五采而文。乃鳳也。自歌自舞。女牀之山。有鳥。其狀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鸞。自歌。見則天下康寧。第

八篇云。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常。赤泉給我飲。員丘足我糧。方與三辰游。壽考宜渠央。列子云。北海之北。其國名曰終北。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顛頂有口。狀若圓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瀆。與過椒蘭。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扎厲。不夭不病。人倦則飲神瀆。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今赤泉山海經無之。知古文缺失也。第九篇云。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後。海外北經云。夸父與日逐走。渴欲飲於河。渭不足。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又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禺谷。郭璞云。禺淵也。今作虞淵。第十篇云。精衛銜微石。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辰詎可待。發鳩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而文首白喙。名曰精衛。其鳴自詆。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遊於東海。溺而不反。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奇肱之國。形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第十一篇云。巨猾肆威暴。欽鴆違帝旨。竅窳強能變。祖江遂獨死。明明上天鑒。為惡不可履。長枯固已劇。鷓鴣豈足恃。

鍾山神。其子曰鼓。其狀人面而龍耳。是為欽鵠。殺葆江於崑崙之陽葆江。即祖江也。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岷岸。鵠音下邳之邳。岷音暹。曰巨猾肆威暴者。謂欽鵠。殺祖江。貳負臣殺窳窳也。猾作危字。非是。欽鵠化為大鵠。鼓亦為鵠鳥。鵠音譯。鵠音俊。或云鵠鵠字。非也。窳窳者。蛇身人面。為貳負臣所殺。開明東有巫夾。窳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拒之。窳窳變為龍首。居弱水中食人。音軋俞。第十二篇。鵠鵠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王世。當時數來止。青丘有奇鳥。自言獨見爾。本為迷者生。不以喻君子。拒山西臨流黃。北望諸岷。東望長右。有鳥焉。其狀如鵠。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曰鵠。其鳴自號。見則其國有放士。放逐也。懷王之世。謂屈原也。青丘國有奇鳥。不詳其狀。鵠或為鵠鵠。或為鳴鵠。皆非也。第十三篇云。巖巖顯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共繇。重華為之來。仲文獻誠言。姜公乃見猜。臨沒告饑渴。當復何及哉。竹書紀年。堯欲禪舜。共工繇諫。以為不可。舜即位。殛繇於羽山。流共工於幽州。海內經云。繇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繇于羽郊。神異經云。西北荒有人。人面朱鬚。蛇身人手。四足。食五穀禽獸。頑愚。名曰共工。東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毛。自解水土。志加通塞。為人自用。欲為欲息。名曰繇。下云。仲文姜公。未詳。

柳子厚詩云。空齋不語坐高春。薛能詩云。隔江遙見夕陽春。或云見春米大非也。淮南子云。日至於虞淵。是謂高春。注云。虞淵地名。高春時始戍。民確春時也。至於連石。是謂下春。注云。連石。西山名。言將暝。下民悉春。故曰下春。

古樂府。陸瑜有僊人覽六箸篇。九僊歡會賞。六箸且娛神。戲石聞餘地。銘山憶舊秦。避敵情思巧。論兵勢重新。問取南皮夕。還笑拂棋人。初不曉何戲。西京雜記云。許博昌。安陵人。善陸博。嘗要好之。嘗與居處。法用六箸。或謂之究。以竹為之。長六分。王逸解楚辭云。投六箸。行六碁。故為六博。以篋輅作著。象牙為棋。麗而且好也。說文云。六箸十二棋也。

鮑昭行藥至城東橋詩。五臣注云。昭因疾服藥。行而宣導之。杜甫舟中伏枕詩云。行藥病涖涖。漢許皇后云。我頭岑岑。藥中得無有毒乎。

金虎二字。所用不同。張平子東京賦云。周姬之末。政用多僻。始於宮隣。卒於金虎。五臣注云。幽厲用小人。與君子為隣。堅若金。惡若虎。卒以此亡。何敬祖詩云。望舒離金虎。五臣注云。望舒。月御也。西方金也。西方七宿。畢昴之屬。俱白虎也。河圖云。亡金虎。喻秦居也。陸士衡詩云。大辰匿曜。金虎習質。甘石星經云。昴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

之精。太白入鼎。金虎相薄。主有兵亂。

沈存中筆談云。馬融笛賦云。裁以當邁。使易持。李善注。邁。馬策也。裁。笛以當馬邁。故使易持。此繆說也。笛安可以為馬策。邁。管也。古文謂樂之管為邁。故潘岳笙賦云。修邁內闕。餘簫外透。裁以當邁者。餘品多裁。眾邁以成音。此笛但裁一邁。五音皆具。當邁之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據說文。邁。搃並音。張爪反。箏也。不聞以邁為樂管。潘岳笙賦。乃用搃字。云。脩搃內闕。注云。修長。搃。大闕。開也。自與邁字不同。言羌人裁之以當馬策。言易執持而復可吹也。牽強為說。殊無義理。

汝南陳敬伯。路逢歸忌。必反郵亭。後坐誅。無禁忌者。多談為繆。注云。四孟在壬。四仲在寅。四季在子。今陰陽書云。辰戌丑未月。子日。寅申巳亥月。丑日。子午卯酉月。寅日。與舊法不同。故不足信也。

杜甫送高三十書記云。觸熱向武威。程曉三伏詩云。今世襍襍子。觸熱到人家。據炙穀子云。襍。襍。笠子也。集韻。襍音奈。襍音戴。二字不曉事也。

望江南者。朱崖李太尉鎮關西日。為亡姬謝秋娘所作。後進入教坊。

和疑嘗以宰輔自期。登第之日。名在第十三。後覽范質文。大加賞歎。即以第十三處

之場屋間謂之傳衣鉢。若禪宗之相傳授。其後質果繼凝登相位。亦為太子太傅。魯國公。縉紳以為美談。後馮當世知貢舉。擢彭器資為首。後贈彭詩云。當時已自傳衣鉢。羞媿猶為食肉僧。謂此也。

天福初。竇貞固知貢舉。舊制夜試以三燭為限。長興二年。改令晝試。貞固以短景難成。文不盡意。失取士之道。奏復夜試。

孫天舉云。嘗見吳天用家藏一易書。不知何人作。云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乾坤有毀時。故終之以未濟。蓋乾坤毀則有水火之災。水之災多在東南。火之災多在西北。故西北多山。東南多水。東南之山。皆水衝激而成。有連亘三四十山不絕者。乃地脉也。後兵火失其書。亦不能盡記其說。

盧思道挽詩獨八首。比時人最盛。時謂之八米盧郎。八米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八米取數之多也。

王建宮辭。延英引對碧衣郎。紅硯宣毫各別床。天子下簾親自問。宮人手裏過茶湯。恐是用紅絲研。江南李氏時猶重之。歐公研譜以青州紅絲石為第一。此研多滑不受墨。若受墨。妙不可加。王建集中有作工研。又作洪研。皆非也。雲溪友議載元子芝

明經制策入仕。亦有此一篇。未知孰是。

畢景儒有李重光黃羅扇。李白寫詩一首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游。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煙態拂人頭。後細字書云。賜慶奴。慶奴似是宮人小字。詩似柳詩。

宋公庠言金日磾日字不音彌畢切。又是如字。別無借音。又言。人皆言解體音右買反。司馬溫公讀作古隘切。又云。父在呼其子為令嗣。侍下呼某房。甚無謂也。

柳子厚聞徹上人亡寄揚丈侍郎云。東越高僧選姓湯。幾時瓊佩觸鳴璫。空花一散不知處。誰采金花與侍郎。蓋用慧林菊問贈鮑侍郎詩云。玳枝兮金英。綠葉兮紫莖。鮑照有答詩。類文題作菊問。照集又云贈答。

姓氏之學。莫盛於元和姓纂。皆自南北朝以官職富貴相高。溢至於唐。崔盧李鄭。糾紛可鄙。若以聖賢所本。如子姓媯。姓姬。姓姜。姓之類。各分類。聖人受姓所從來。以訖春秋所記用世。本荀况譜杜預公子譜為法。則唐虞三代。列國諸侯。俱可成書。此似是太史公欲為而未就者耳。漢以後精力博求。不難考其淵源至今也。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正義謂方牘簡策。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鄭司農引春秋傳王命內史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又云。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注云。贊為之。為之辭也。以方出之。以方版書而出之。杜子春云。方版謂今時牘也。儀禮聘禮。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版也。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而讀之。

南山宣律師感通錄云。廬山七嶺。共會於東。合而成峯。因知東坡橫看成嶺側成峯之句。有自來矣。

新唐書李德裕傳。德裕徙鎮海軍。代王璠。先是大和中。漳王養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召。乃檄留後使如詔書。璠入為尚書左丞。而漳王以罪廢死。因與戶部侍郎李漢共譖德裕。嘗賂仲陽。導王為不軌。帝惑其言。竄革音訓云。杜牧作杜秋詩。乃云漳王得罪後。秋始被放歸本郡。疑即仲陽也。與此不同。似牧之誤。南部新書云。杜仲陽。即杜秋也。始為李錡侍人。錡敗。填宮。亦進帛書。後為漳王養母。大和中。漳王黜。放歸浙西。續詔令觀院安置。兼加存卹。故杜牧有杜秋詩。稱於時。此

說與牧之合。漳王湊傳。黜為巢縣公。時太和五年也。命中人封詔即賜。且慰曰。國法當爾。無他憂。八年薨。贈齊王。鄭注。後以罪誅。帝哀湊被讒死不明。開成三年。追贈懷懿太子。蓋太和五年。漳王雖黜。尚特詔賜慰云。故德裕檄留後使如詔書。至八年廢死。後德裕方被譖也。恐牧之詩不誤。

蔣防作霍小玉傳。書大曆中李益事。有一豪士衣輕黃衫。挾朱筋彈。李至霍遂死。乃三月牡丹時也。老杜有少年行二首。一云。巢燕引雛渾去盡。紅花結子已無多。黃衫年少宜來數。不見堂前東逝波。考作詩時。大曆間甫政在蜀。是時想有好事者傳去作此詩爾。

蘭亭惟定武舊本最佳。薛帥別刊木易之。新本湍流帶石天五字損。可以驗舊本皆全。

杜甫憶李白詩云。俊逸鮑參軍。亦有譏焉。鮑昭白紵辭一篇。白用之。杜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如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乃陰鏗詩也。

山海經大荒北經有神銜蛇。其狀虎首人身。四蹄長肘。名曰強良。亦在畏獸書中。此書今亡矣。

宜都山水記。假山溪有釜灘。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鈎。柳子厚鈎鈎潭記。鈎字。字書無之。集韻。鈎鈎。並音胡。黍稷器。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簠。又鐸。音滿。補反。鈎。鐸。温器。言潭石如此大小爾。

高氏小史云。周顥字彥倫。始置四聲切韻行於時。

南部煙花錄。文極俚俗。又載陳後主詩云。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此乃唐人方域詩。六朝詩語不如此。唐藝文志所載煙花錄。記幸廣陵事。此本已亡。故流俗偽作此書。與裴劍傳奇載秦人事。及賦唐俚詩無異。

李義山定子詩。堪笑喫虛隋煬帝。破家亡國為何人。北里志。劉秦娘門有樗樹。贈詩云。尋常凡木最輕樗。今日尋樗桂不如。漢高新破咸陽後。莫使奔波遂喫虛。

老杜望嶽詩云。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括通天有一門。述征記云。栢谷。谷名也。漢武帝微行所至。谷中無回車地。夾以高原。栢林陰翳。窮日幽暗。殆弗覩陽景。鳳翔岐山。禹貢云。治梁及岐。又曰。荆岐既旅。其山本以有兩岐。故呼為岐路之岐。今俗猶呼為箭筈嶺。

諺云。乾星照濕土。來日依舊雨。王建聽雨詩云。半夜思家睡裏愁。雨聲落落屋簷頭。

照泥星出依然黑。淹爛庭花不肯休。

李義山柳枝詩序有湔裙水上之語。北史竇泰母夢風雷有娠。晷而不產。甚懼。有巫者曰。渡河湔裙。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云。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母從之。俄而生泰。及長。為御史中尉。別見荆楚歲時記。

徐浩會稽詩云。法士多瓊能。蓋言異能也。魯直謂能乃三足鼈。言僧似鼈耳。雖似戲語。然能有二音。皆通。不必指能是鼈也。後漢黃琬傳云。舊制光祿三四首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異行。時權富子弟。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迫見遺。京師為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注云。能乃來切。

范文正守鄱陽。喜樂籍。未幾召還。作詩寄後政云。慶朔堂前花自栽。為移官去未曾開。年年憶着成離恨。只託春風管領來。到京。以綿臙脂寄其人。題詩云。江南有美人。別後長相憶。何以慰相思。贈汝好顏色。至今墨跡在鄱陽士大夫家。

肅宗乾元二年。史思明與諸將期會汴州。李光弼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來救。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叔冀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秦降。思明待之甚厚。新書云。董秦夜挈五百人歸光弼。詔加殿中

監賜姓李。名忠臣。即天寶末驍將也。羸暴不知書。晚汙朱泚偽命。誅玉川子。月蝕詩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生。覆屍無衣巾。詳味此句。董秦當是無功而享厚祿者。如此者多。不知玉川子說李忠臣何也。

李太白平虜將軍妻詩云。古人不唾井。莫忘昔纏綿。李濟翁資暇錄云。諺有曰。千里井。不反唾。或云。判言昔人經驛舍。反馬。餘判於井。後經此井。汲水。為判所哽。

國朝用漢臘。蓋冬至後第三戌。火墓日也。是為臘。己酉年閏八月。冬至後第三戌。乃在十一月末。太史局著曆。遂以十一月第三戌為臘。識者云。古法遇如此閏歲。即以第四戌為臘。臘不可在十一月也。癸亥年合閏三月。遂閏四月。南渡後。圖書散失。所致。

嘗聞習海者云。航海自二浙可至平州。聞登州竹山。馳基諸島之外。天晴無雲。可遠望平州城壁。今自二浙至登州。與密州。皆由北洋。水極險惡。然有自膠水鎮三日而抵明州定海者。杜甫後出塞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稊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臺軀。及昔遊篇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凌蓬萊。其事可見。

名山記云。松有兩鬣三鬣五鬣者。言如馬鬣形。李賀有五粒小松歌云。新香幾粒洪崖飯。五粒未詳。

潘岳秋興賦云。斑鬢彪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五臣云。彪髮下垂貌。說文云。白黑髮雜也。李善注云。彪作彭。音方料切。

李義山嬌兒詩云。忽復學參軍。按聲喚蒼鶻。按吳史云。徐知訓怙威矯淫。調譖王無敬畏之心。嘗登樓狎戲。荷衣木簡。自號參軍。今王鬢髻鶻衣。為蒼頭以從。歐公五代史吳世家云。知訓為參軍。隆演鶻衣鬢髻。為蒼鶻。前云蒼頭。非也。

南唐世家號捷馬牌。按南唐史。亦作捷字。舉世以為捷字。非也。說文。捷字從建。音紀偃切。馬行不利也。考工記云。紀日馳騁左不捷是也。

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有立石刻頌秦德。越絕書云。始皇以二十七年來游會稽。以正月甲戌到越。留舍都亭。取錢唐浙江岑石。石長丈四尺。南北面廣一尺。東西面廣一尺六寸。刻文於大越東山上。其道九曲。去越二十里。水經云。秦始皇登會稽山。刻石紀功。尚在山側。孫暢之述征記云。丞相李斯所篆也。梁書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范雲為主簿。雲以山上有始皇刻石。三句一韻。多作兩句。

讀之。並不得韻。又字皆大篆。人多不詳。雲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讀之如流。張守節云。會稽山刻李斯書。其字四寸。畫如小指。圖鑑。今文字整頓。是小篆字。予嘗上會稽東山。自秦望山之巔。並黃茅。無樹木。其山側有三石笋。中有水一泓。別無他石。石笋並無字。復自小逕別至一山。俗名鵝鼻山。又云。越王棲於會稽宮。娥避於此。又云。娥避山。山頂有石如屋大。中開。插一碑於其中。文皆為風雨所剝。隱約就碑可見。缺畫如禹廟沒字碑之類。不知此石果岑石歟。非始皇之力。不能插於石中。此山險絕。罕有至者。得一採藥者。則至之耳。非偽碑也。或云大篆。或云小篆。皆不可考。

杜甫詩云。嘗果栗皺開。或作雜字。殊不可解。集韻。皺。側尤切。革紋變也。漢上題襟。周絲詩云。開栗戈之紫皺。貫休云。新蟬避栗皺。又云。栗不和皺落。即栗蓬也。

左傳云。故講事以度軌。絕句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絕句未謂之物。

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為書。書安可無也。學者慎所取而已。不知慎所取。則不如勿學而已矣。

嘗觀八師經。佛時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梵志。名曰邪旬。來詣佛所。欲質所疑。曰。吾聞佛道。厥義弘深。巍巍堂堂。猶星中月。神智妙達。眾聖中王。願開盲眼。釋其

愚癡所事何師。天尊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吾今自然。神擢得道。非有師也。是即東坡宸奎閣碑銘云。巍巍仁聖。體合自然。神擢得道。非有師傳之意。所謂八師者。不殺不盜。不淫不惡。口不飲酒。老病死。王瑩夫云。坡公手寫八師經。頃嘗見之。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為鄉里云。我不忍令鄉里落穴處。今會稽人言家里。其意同也。

潘岳閒居賦。房陵朱仲之李。李善云。朱仲李未詳。按述異記云。房陵定山。有朱仲李三十六所。許昌節度使小廳。是故魏景福殿。董卓亂。魏太祖挾令遷帝自洛都許。許州有小李子。色黃大如櫻桃。謂之御李子。即獻帝所植。至今有焉。王逸荔枝賦云。房陵縹李。

謝靈運東陽溪中贈答云。可憐誰家婦。緣流灑素足。明月在雲間。迢迢不可得。又云。可憐誰家郎。緣流乘素舸。但問情若何。月就雲中墮。劉禹錫泰娘歌。月墮雲中之句。蓋本於此。

漢樊噲傳。從攻項籍。屠者棗。晉灼曰。地理志無。今清河有棗棗城。功臣表有棗棗侯。顏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屠者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但未詳其

虞耳。予考後漢地理志。濟陰郡宛。句有賈棗城。此正在大河之南也。可以補漢史之闕。

許志仁云。昔秦王捨舟於餘杭。因曰杭州。不從舟而從木。以詩一葦杭之之義。

齊丘仲孚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為限。唐人張繼詩。夜半鐘聲到客船。則半夜鐘其來久矣。

撰著之法。用老陽老陰多少之數求之。即偏而不均。若以奇耦之數求之。最為精妙。三奇老陽。三耦老陰。一奇兩耦少陽。兩奇一耦少陰。少陽震坎艮也。少陰巽離兌也。陶淵明詩云。聞有田子春。節義為士雄。漢書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書干澤。澤大悅之。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如長安。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澤為瑯琊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田生字子春。

香奩集云。後魏時。相州人作李波小妹歌。疑其未備。因補之。李波小妹字雍容。窄衣短袖蠻錦紅。未解有情夢梁苑。何曾自媚妬吳宮。誰教牽引知酒味。因令悵望成春慵。海棠花前鞦韆畔。背人撩鬢道忽忽。韓偓所補。似言閨房之意。大非其實。北史。李安世出為相州刺史。廣平人李波。宗族彊盛。殘掠不已。刺史薛道標討之。大為所破。

公私成患。百姓語云。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安世設方畧。誘波等殺之。州內肅然。

白樂天自詠詩云。朱砂賤如土。不解燒為丹。玄鬢化為雪。不解休為官。又不二門詩云。亦曾燒大藥。消息乖火候。至今殘丹砂。燒乾不成就。潯陽晚歲寄元八郎中庾三十二員外詩云。商水年將暮。燒金道未成。丹砂不肯死。白髮自須生。對酒云。謾把參同契。難燒伏火砂。有時成白首。無處問黃芽。赴忠州至江陵舟中示舍弟云。幼學將何用。丹燒竟不成。酬元郎中書懷云。終身擬作卧雲伴。逐月須收燒藥錢。與故刑部李侍郎早結道友以藥術為事詩云。金丹同學都無益。水竹鄰居竟不成。贈江州李使君云。迹為燒丹隱。家緣嗜酒貧。題別遺愛草堂云。曾在廬峯下。書堂對藥臺。竹樓宿詩。小書樓下千竿竹。深火爐前一盞燈。此處與誰相伴宿。燒丹道士坐禪僧。後集第五十一卷。同微之贈別郭虛舟鍊師五十韻。敘燒丹事甚詳。有云。簡寂館鍾後。紫霄峯曉時。心塵未淨潔。火候遂參差。萬壽觀刀圭。十功失毫釐。先生彈指起。姹女隨煙飛。始知緣會開。陰隙不可移。藥竈今夕罷。詔書明日追。對酒云。丹砂見火去無迹。白髮泥人來未休。贈杜錄事云。河車九轉宜精鍊。火候三年在好看。酬夢得云。丹砂

鍊作三銖土。玄髮看成一把絲。又燒藥不成。命酒獨酌云。白髮逢秋至。丹砂見火空。不能留姹女。爭免作衰翁。是樂天久留意金丹。為之而不成也。又有感事詩云。服氣崔常侍。燒丹鄭舍人。又云。唯知戀林酒。不解煉金銀。無憂亦無喜。六十六年春。又作醉吟先生傳云。設不幸。吾好藥治衣削食。鍊鉛燒汞。至於無所成。有所誤。奈之何。今吾幸不好彼。又答客詩云。海山亦是吾歸處。歸即應歸兜率天。則是晚年藥術。竟無所得。乃歸依內典耳。

李善文選引證精博。五臣無足取也。惟注北山移文。值薪歌於延瀨。李善云未詳。呂向云。蘇門先生遊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終乎。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為心。何恠乎而為哀也。遂為歌二章而去。又不注所出。至注解嘲。李善引伯夷太公為二老。乃云。只太公為一老。不聞二老。其繆如此。

汲冢瑣語。晉春秋篇。載平公夢求巖窺屏。左氏國語。並云黃能。

謝靈運詩云。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五臣注文選云。牽絲。謂牽王如絲之言而仕也。李善云。牽絲。初仕。解龜。去官也。應璩詩云。不悟牽朱絲。三署來相尋。

華陽國志。蜀志云。蠶叢魚鳧之後。有王曰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

高諸王乃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後戶。玉壘城岷為城郭。江潛綿絡為池澤。汶山為畜牧。南中為園苑。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禪位於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鵠鳥鳴。蜀人悲之。故聞子鵠之鳴。即曰望帝也。左太冲蜀都賦云。鳥生杜宇之魂。五臣注引蜀記云。有王曰杜宇。號望帝。俗說云。化為子鵠。子鵠鳥名也。故鮑照杜甫皆云是古帝魂。其實非變化也。

春秋左氏傳。聞晉公子駢脅欲觀。

絕句

其躐浴。

絕句

薄而觀之。

禮記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公罔之裘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菴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如此稱者。不在此位。何以觀射。乃不字作上聲。連上句。即於義無爽。今本家語無二不字。

韓退之瀧吏詩云。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否。得無風其間。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巧姦敗羣倫。古本風作虱字。或引阮嗣宗虱處禪中為解。非也。按秦公孫鞅書。斬命

篇云國以功受官予爵則治省言寡以六蟲授官予爵則治煩言生六蟲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十二者成羣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蟲勝其政也此言十二條杜牧之云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為強曰彼仁義蟲官也可以置之注云置之言不用也此昌黎之意也

端硯下巖色紫如猪肝密理堅緻溫潤而澤儲水發墨叩之有聲但性質堅礪斷裂尤多瑕疵秋楓巖石色微淡可亞下巖堅潤不及梅根巖一名中巖桃花巖一名上巖二巖石俱皆沙壤相雜無水泉色淡而燥肌理稍麤然中巖又勝上巖新坑石色帶紅紫其丈細密材質厚大無瑕然止是崖石頗乏堅潤後崖石與新坑畧相似又處其次西坑六崖石色青微黑佳者如歛石麤羅紋而發墨過之石眼圓暈數重青白黃黑相間極大者為最勝上人以晶瑩圓明中無瑕翳者為活眼形模相類不甚鮮明者為淚眼形體畧具內外皆白殊無光彩者為枯眼

唐食貨志云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綮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又云開化二十六年已後錢甚惡詔所在置監鑄

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肅宗上元元年。以開元舊錢一當十。孔毅夫云。開元通寶錢。給事中歐陽詢撰。其文并書。回環可讀。俗不知以為開元錢。明皇所鑄。六典謂之開元通寶。司馬光云。薛瑄唐聖運圖云。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搗一甲。故錢上有甲痕焉。凌璠唐錄政要。以為寶皇后。是時寶后已崩。文德后未立。今皆不取。李審言記聞云。唐之錢文。如乾元開元。曰重寶通寶。世俗淺者。有云乾重開通。朝士尚有如此言者。尤可笑也。馬永卿云。開元通寶。蓋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此錢。洛并坐桂等州。皆置監。故開元錢如此之多。而明皇記號。偶相合耳。

楚辭云。夕餐秋菊之落英。王逸云。英華也。類篇云。英草榮而無實者。後漢馮衍賦云。食玉芝之茂英。言英華之英。洪興祖補註楚辭云。秋花無自落者。讀如我落其實。而取其華之落。此言為是。今秋花亦有落者。但菊榮不落耳。若云黃菊飄零滿地金。即詩用楚辭之句。且宋書符瑞志。沈約云。英葉也。言食秋菊之葉。據神農本草。菊服之輕身耐老。三月採葉。玉函方。王子喬變白增年方。甘菊三月上寅採。名曰玉英。是英謂之葉也。晉許詢詩云。青松凝素體。秋菊落芳英。

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人有景行。當效而行之。如山之高。當仰之。今人書簡有

使景仰者。疎矣。魏文帝書云。高山景行。深所慕仰。為是任彥昇太宰碑云。瞻彼景山。蕭然望慕。雖引詩。陵彼景山。然不出景行高山之意也。

莊子。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郭象不注。成玄英疏云。果然充飽也。陸德明音義云。果如字。又苦火切。眾家皆云飽貌。言依舊果然。或云猶如也。言腹之飽。如果然獸也。吳錄地理志云。九真浦耳縣有獸名果然。狻狷類也。南州異物志云。交州以南有果然獸。其鳴自呼。尾長。腹圓。過其頭。脅邊斑文。皮集十餘。可得一尊。繁文麗好。細厚溫暖。魏鍾毓有賦。

伊尹負鼎於湯。莊子。成玄英疏云。負玉鼎以干湯。劉孝標栖山志云。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五鼎而要卿相。楚辭天問云。緣鵠飾玉。后帝是饗。王逸云。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修玉鼎以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為相。獨孟子以為不然也。

劉禹錫云。翁仲遺墟草樹平。魏畧云。明年景初元年。徙長安鐘虡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大發卒。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徒門外。後漢鄱南千秋亭有石壇。壇廟之東。枕道。有兩石翁仲。南對相對。

謝惠連云。漾舟陶嘉月。王褒九懷云。陶嘉月兮總駕。王逸云。及吉時也。

百六。從上元甲寅。至今乾德四年丙寅。積年一萬三千五百七十三。以通周法除之。得三通周。餘六百一十三年。又除第一第二百六。共五百七十三年。餘年入第三百六。從貞觀十六年壬寅入第二百六。至吳乾貞三年己丑。第二百六數窮。又從吳大和二年庚寅入第三百六。至今乾德四年丙寅。已得三十七年。更二百五十一年。方入第四百六。

陽九。從上元甲寅。至今乾德四年丙寅。積年一萬三千五百七十三。以通周法除之。得二通周。餘四千四百五十三年。又以陽九數除之。得九餘年入第十陽九。從武德元年戊寅入第十陽九。至今乾德四年丙寅。已得三百四十九年。更一百七年。第十陽九數窮。重起第一陽九。

行香起於後魏。及江左齊梁間。每燃香燻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唐初因之。文宗朝。崔蠡奏設齋行香。事無經據。乃罷。宣宗復釋教。行其儀。朱梁開國。大明節百官行香祝壽。石晉天禧中。竇正固奉國忌行香。宰臣跪爐。百官立班。仍飯僧百人。即為規式。國朝至今因之。

蔡謨初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今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勤學死。據荀子勸學篇云。蟹六跪而二螯。注云。跪。足也。引說文云。蟹六足二螯。首也。今考神農本草。蟹八足二螯。其類甚多。六足者名蛭。跪音四足者名北。皆有大毒。不可食。爾雅云。蝓。蟬曰蝓。即彭蠡也。似蟹而小。蝓。五穴切。謝尚云。讀爾雅不熟。必爾雅說蟹。今本止有彭蠡一事。而他更無。恐爾雅脫文也。勤學當作勸學。恐晉書本誤以勸為勤也。建康實錄所引不誤。今許叔重說文云。蟹有二螯八足。旁行。揚倧云。六足亦誤。又衍一首字。亦誤。韓非子云。蟹螯首如鉞。即當有首字。文字脫落。疑誤學者。可為歎息。

佛經頌云。菴若拾花針。本草云。菴若使人健行見鬼。藥性論云。熱有大毒。生能瀉人。見鬼。拾針狂亂。雷公云。勿誤食。眼出暈火記。淳于意治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意以菴蕩藥一撮。用酒飲之。旋乳。今醫方並不言能通乳。或云性寒。或云熱。皆不能曉。

上林賦云。仁頻。仙藥錄云。檳榔一名仁頻。杜邑記云。葉如甘蔗。頻音賓。吳普本草云。一名檳門。

上林賦。蜚蠊。史記作蠋。漢書作蠹。郭璞音誅。神農本草作蠹。音羸。飛鼠也。其狀如

兔而鼠首。以其髯飛。爾雅鼯鼠一名夷由。郭璞云。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尾項脇毛紫赤色。背上蒼艾色。腹下黃。喙頷雜白。脚短。爪長三尺許。飛且乳。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食竈烟。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陶隱居云。鼯是鼯鼠。一名飛生。產婦持之。易生。

楊柳二種。楊樹葉短。柳樹葉長。花即初發時黃。藥子為飛絮。今絮中有小青子。着水泥沙灘上。即生小青芽。乃柳之苗也。東坡謂絮化為浮萍。誤矣。

人參。許氏說文。人後字與參同。扁鵲云。有毒。或生邯鄲。三月生葉。小花核黑。莖有毛。九月採。根有頭足手面目如人。春秋運斗樞云。搖光星散為人參。廣江淮山瀆之利。則搖光不明。人參不生。禮斗威儀云。君乘木而王。有人參生。廣雅云。參地精。人參也。梁書。阮孝緒母疾。須人後。舊傳鍾山所出。有鹿引之。鹿滅得此草。異苑與廣五行記。皆云。上下有呼聲。掘之得八參。如人形。四體備具。聲遂絕。

石斛。出始興。六安山傍石上。或生木上。謂之木斛。不中用。盛弘之荊州記云。隋郡永王縣有瀧石山。山上多石斛。精好如金環。

王治知南恩州。其子蓋臣云。海邊有石山。皆每蟹過之。則化為石。蛇亦然。

洪炎雜家。安南有玉龍膏。南人用之化銀液。說者云。此膏北來則及禍。韓約都護安南。得其膏持歸。是歲京師亂。約以附會鄭注。竟赤其族。今黃白家燒金乾汞。必有陰禍也。

會要。雍熙中供奉官於延德。使高昌還。行程云。王居北庭。北庭山中出礪砂。山中常有煙氣湧起。而無雲霧。至夕光燄如炬火。照見禽鼠皆赤。采礪砂者。着木底鞋。若皮為底者。即焦。有穴出青泥。出穴即變為砂石。土人取以治皮。

今俗諺云。如鹽藥。言其少而難得。本草戎鹽部中陳藏器云。鹽藥。味鹹無毒。療赤眼明目。生海西南雷諸州山石。似芒消。入口極冷。可傳瘡腫。又本草。獨自草作毒箭。唯鹽藥可解。戎鹽條中不言。恐有脫誤。

異苑云。魏武北征踰頓。升嶺眺矚。見山岡不生百草。王粲曰。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礬石。葬而石生。熱蒸出外。故礬木焦滅。即令發看。果得大墓。內有礬石滿堂。據本經礬石性寒。異苑云熱。蓋誤矣。又魏武六年平烏丸。王粲猶在荊州。其說非也。一云。粲在荊州。與劉表登彰山。嘗見此異。

雖陌載摩礬石。出西番山石澗中。辟諸毒。爐火本草云。陽石也。出南中。人傳之不經。

云是觀音菩薩所居山座。若手按者也。此說大謬。寰宇記。三佛齊國南海水中。有山五色聳峙。其石有小燄。每舶過其下。水流如湧。人或以刀斫擊之。有石迸入船中者。是此石也。燒之有硫黃氣。又謂船船上下。愛其山石者。多以手捫之。故云摩澹石。非前說也。置五金。伏三黃。制鉛汞。

昇玄子伏汞圖。有試鳥場消石法云。其色青。取白石英。炙令熱。將點上。便消入石中。道書言出鳥場國。能消金石為水。服之盡得長生。其石出處。氣極穢惡。飛鳥不能過其上。人或單服從之。過身上諸蟲。盡化為水。而得長生矣。形若鵝管者佳。狐剛子粉圖云。青消石。一名北帝玄珠。又三十六水方。化曾青方。用正消石。觀此。則今世間謂之消石。似非正也。藥名隱訣云。自古傳消石。能化一切金石為水者。服乃長生。不聞所出之處。徒有其名。而與無無異。近代陶隱居撰本草。乃言朴消是消石之朴。又言芒消與石脾合煮。成為真消石。石脾無復識者。尋其事由。殊為乖僻。則消石有正有僞。信矣。然經謂消石。天地至神之物。陶言今無正石。亦未為全失。今圖經引梁隋間方書。謂雖非真石。而其功效既相近。亦可通用。則今世所用者。或可也。崔昉爐火本草云。消石。陰石也。此非石類。即鹹鹵煎成。今呼酸消。是河北商城及懷衛界沿河人。

家刮滷淋汁所就。與朴硝小鹽一葇煎之。能制伏鉛。出銅暈。南地不產。朴消能熟皮。芒消可入藥用。今消石注。乃云此即地霜。所在山澤。冬月地上有霜。掃取以水淋汁。後乃煎煉而成。蓋以能化諸石。故名消石。非與芒消。朴消一類。而有消名也。圖經又云。今鑿方家。但以未煉成塊微青色者。為朴消。煉成盆中。上有芒者。為芒消。其芒消底澄凝者。為消石。又云。鍊朴消或地霜而成。堅白如石者。乃消石也。則雜鍊朴消地霜而成。消石是矣。非別有消石也。余謂不假煎鍊。如僊經所言。乃正消石。設煎鍊而成者。亦名消石。乃今世所用。酸消亦能伏八石。而芒消可入藥。且據所有用之耳。非必消石為天地至神之物也。丹房鏡源諸消篇。有馬牙消。朴消。芒消。縮砂。坑消五種。若消石則列在諸石篇中可見也。

仁和縣圖經云。鹽消出縣東十里。煉成朴消。又有冬月自地中湧起。消通透光瑩者。名霜花。亦名劍脊消。藥中用為玄明粉。紫雪之屬。

唐秘書省有執紙匠十人。裝潢匠六人。潢集韻音胡曠切。釋名。染紙也。齊民要術。有裝潢紙法云。浸藥汁入潢。凡潢紙減白便是。染則年久色暗。蓋染黃也。後有雌黃治書法云。潢訖治者佳。先治入潢則動。要術。後魏賈思勰撰。則古用黃紙寫書久矣。寫

訖入潢。辟蠹也。今惟釋藏經如此。先寫後潢。要術又云。凡打紙欲生。生則堅厚。則打紙工。蓋熟紙匠也。予有舊佛經一卷。乃唐永泰元年奉詔於大明宮譯。後有魚朝恩銜。有經生并裝潢人姓名。

春秋夏姬。乃鄭穆公之女。陳大夫御叔之妻。其子徵舒殺君。徵舒行惡逆。姬當四十餘歲。乃魯宣公十一年。曆宣公成公申公。巫臣竊以逃晉。又相去十餘年矣。後又生女嫁叔向。計其年六十餘矣。而能有孕。列女傳云。夏姬內挾技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為王后。七為夫人。或云凡九為寡婦。當之者輒死。左氏所載。當之者已八人矣。宇文士及粧臺記序云。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鷄皮三少。

秦嘉。字士會。隴西人也。為郡主掾。

一作計

其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人生

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艱常早至。歡會常苦晚。念當奉時役。去爾日遙遠。遣車迎子還。空往復空返。省書情悽愴。臨食不能飯。獨坐空房中。誰與相勸勉。長夜不能眠。伏枕獨展轉。憂來如尋環。匪席不可卷。嘉報以詩云。帝靈無私親。為善荷天祿。傷我與爾身。少小惟莞獨。既得結大義。歡樂苦不足。念當遠離別。思念敘款曲。河廣無舟梁。道遠隔丘陸。臨路懷惆悵。中駕正躑躅。浮雲起高山。悲風激深谷。良馬不迴鞍。輕車

不轉輟。針藥可屢進。愁思難為數。貞士篤終始。恩義不可屬。蕭蕭僕夫征。鏘鏘揚和鈴。清晨當引邁。束帶待雞鳴。顧看空室中。髮髯想凌形。一別懷萬恨。起坐為不寧。何用教我心。遣思致款誠。寶釵可耀首。明鏡可鑿形。芳香去垢穢。素琴有清聲。詩人感木瓜。乃欲答瑤瓊。愧彼持贈厚。慙此往物輕。雖知未足報。良用教我情。淑又答詩一首。妾身兮不令。嬰疾兮來歸。沈滯兮家門。歷時兮不差。曠廢兮侍觀。情敬兮有違。君今兮奉役。遠適兮京師。悠悠兮離別。無因兮叙懷。瞻望兮踴躍。佇立兮徘徊。思君兮感結。夢想兮容暉。君發兮引邁。去我兮日乖。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長吟兮永嘆。淚下兮沾衣。嘉與妻書曰。不能養志。當給郡使。隨俗順時。備勉當去。知爾所苦。尚未有瘳。想念悒悒。勞心無已。當涉遠路。趨走飛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又許往還。將彌時節。念發同怨。意猶遲遲。欲暫相見。有所屬託。今遣車往。想必有方。淑答書曰。知屈珪璋。應奉歲使。策名玉府。觀國之光。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惟亟。抱歎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外想巖裝已辦。發邁在近。誰謂求遠。企予望之。室邇人遐。我勞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冰霜慘烈。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

比日。何得同而不離。於是誦萱草之咏。以消兩家之思。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君適樂土。優游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嘉重報妻書曰。車還空反。甚失所望。兼敘遠別恨恨之情。顧尤悵然。間得此鏡。既明妍媸。及觀文彩。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并寶釵一雙。妙香四種。素琴一張。常所自彈也。明鏡可以鑒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素琴可以娛耳。淑又報嘉書曰。鏡有文彩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惠異物於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孰肯若斯。覽鏡執釵。情意髮鬢。操琴詠詩。思心結成。勅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鑒形。此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歎。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帳帷。則芳香不發也。梁鍾嶸詩評曰。二漢為五言。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寶釵之作。亞團扇矣。

東坡志林云。謝瞻張子房詩云。苛慝暴三傷。此謂上中下傷。言秦無道。戮及孥穉也。五臣注。乃引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夫與婦為傷。此豈非俚儒之荒陋者乎。余觀宣遠詩云。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卜洛易隆替。興亂罔不亡。秦政

吞九鼎。苛慝暴三傷。息肩纒民思。靈鑿集朱光。伊人感代變。幸來拱興王。恐為穆公殺三良。不使終其天年。此黃鳥之詩所以哀也。殉葬乃始於秦。其苛慝可知。

葛繁校蘇州韋刺史集十卷。今平江板本是也。刺史洛陽人。姓韋氏。名應物。正元中。以左司郎中出為蘇州刺史。書目姓名。畧見唐書藝文志。其詳不載於正史。不可得而考也。今觀其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搏捕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頽癡。武皇升僊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惇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坐客何由識。唯有故人知。又溫泉行云。出身天寶今年幾。頑鈍如鎚命如紙。作官不了却來歸。還是杜陵一男子。又云。身騎廐馬引天仗。直入華清列御前。是膏為三衛。而蹤跡不羈也。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又京師叛亂寄諸弟云。弱冠遭世難。二紀猶未平。當天寶十五載六月。明皇避安祿山之難。是年應物年二十。至寶應元年建巳月上。皇崩。則武皇升僊之時。應物年二十七。又示從子河南尉班詩序云。永泰中。予任洛陽丞。則應物年二十九。及其來吳。贈舊識云。少年游太學。負氣蔑諸生。蹉跎三十載。

今日海隅行。則少嘗游太學。蓋武皇升僊後二年入太學。遂為丞也。自洛陽丞為京兆府功曹。大曆十四年。自鄆縣令別除櫟陽令。以疾歸善福精舍。建中二年。由前資除比部員外郎。出為滁州。改判江州。改左司郎中。貞元初。又歷蘇州。罷守。寓居永定精舍。以詩考之。歷官次序如此。廣德二年。乃為洛陽丞。自京師叛亂之後。至德乾元上元寶應數年間。折節讀書。遂入仕。而因謂之微官也。善福精舍書注。建中二年。除比部。則應物年四十五。建中四年十月三日。京師兵亂。自滁州間道遣使。明年興元甲子歲。五月九日使還。寄諸弟作詩云。歲暮兵戈亂京國。帛書間道訪存亡。乃德宗幸奉天時。應物年四十八。自後守九江。至為蘇州刺史。計其年五十餘矣。以集中事及時人所稱。考其仕官如此。得非遂止於蘇耶。按白居易蘇州答劉禹錫詩云。敢有文章替左司。左司蓋謂應物也。官稱止如此。其集中詩。寄大梁諸友云。分竹守南譙。弭節過梁地。則是守毫時也。篇末云。相敦在勤事。海內方勞師。似與興元甲子不遠。又唐小說載與諸公倡和。稱韋十九。林寶姓纂云。周道遙公夏之後。左僕射扶陽公持價。生司門郎中令儀。令儀生鑾。鑾生應物。應物生監察御史河東節度掌書記慶復。李肇國史補云。為人性高潔。鮮食寡慾。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為詩馳驟建安已

還各得風韻。又云開元以後位卑而著名者李北海王江寧李館陶鄭廣文元魯山蕭功曹張長史。獨孤常州崔比部梁補闕韋蘇州。其大畧可見如此。

詩常棣燕兄弟也。憫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毛注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為作此詩。而歌以親之。史記。譙周皆以召公為周公之庶兄。左氏傳。王怒。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室。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云云。孔穎達云。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不言召公所作。當別有據。青衫白髮老參軍。旋糶黃梁買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上人門。此詩膾炙人口。不知誰作。見施簽判德權云。乃德清人法原之祖盧政議詩。更有一絕。十月都門風薄夜。搗砧聲裏鴈南飛。野人不識長安樂。且趁鱸魚一棹肥。

古詩云。燈檠昏魚目。讀檠為去聲。集韻。檠渠映切。有足所以几物。又檠音平聲。榜也。非燈檠字。韓退之云。牆角君看短檠檠。亦誤也。

吉姓。元和姓纂云。尹吉甫之後。以王父字為氏。漢有漢中太守吉恪。賈昌朝音辨云。

吉氏也。引詩謂之尹吉。其乙切。崧高詩注云。尹官氏也。風俗通云。師尹三公官也。以官為姓。周有尹喜。尹吉甫。姓纂又云。少昊之子。封於尹城。因氏焉。然吉尹二姓俱出尹吉甫之後。但詩註以尹為官。以吉為姓。未知孰是。

歐公父墓表云。回顧乳者。劔汝於其旁。曲禮曰。負劔辟咎詔之。注云。負謂置之於背。劔謂挾之於旁。

絳縣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季者。末也。令今日也。謂已得四百四十五全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而今日乃癸未。纔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文公之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通七十四年。以年表考之。文公之十一年。歲在己巳。襄公之三十年。歲在戊午。今乃云七十三年者。蓋謂襄公之三十年。上距文公之十一年。得七十三年也。所謂亥二首六身者。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為身。如算之六。蓋古之亥字如此。二多寫。故曰二首六身。其下六畫如算字三箇六數也。所謂下二如身。是其日數。則六十六百六旬也。故曰是日數也。且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萬六千七百日。乃差四十日。則前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謂其末一甲子。纔得二十日。故少四十也。且不謂之日。而謂之旬者。蓋古以甲子

數日。故謂之旬。如今陰陽家所謂甲子旬中甲午旬中之類是也。與書稽三百有六旬同。

集韻引向秀云。孟浪無取舍之謂。孟音母朗切。

唐書載李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仲薛舉袁都輩。時謂之玉筍。玉筍班恐因此而得名。

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煙閣。而河間元王孝恭碑乃作戢武閣。豈凌煙先名戢武。而後改之耶。又段志玄碑亦云圖形戢武閣。

封德彝名倫。房玄齡名喬。高士廉名儉。顏師古名籀。而皆云以字行。顏之推云。古者名終則諱之。字乃以為子孫。江北士人全不辯之名。亦呼為字。字固為字。顏師古刊謬正俗云。或問人有稱字而不稱名。何也。顏師古考諸典故。故以稱名為是。顏師古立論如此。而乃以字行。不可曉也。

唐河侯新祠頌。秦宗撰云。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潼鄉華陰人也。章懷傳注引聖賢冢墓記云。馮夷。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石得水僊。為河伯。又引龍魚河圖云。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三說雖異。其實皆無所據。

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蓋今楷字也。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為隸。歐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為隸書也。

杜甫越王樓詩云。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綿州圖經云。越王臺在綿州城外西北。有臺高百尺。上有樓。下瞰州城。唐顯慶中。太子越王真任綿州刺史。日作詩云。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是也。

韋蘇州送黎六郎詩云。聞話嵩峯多野寺。不嫌黃綬向陽城。釣臺水綠荷已生。少姨廟寒花始偏。楊炯撰少姨廟碑。漢地理志云。嵩高少室廟。其神為婦人像者。故老相傳云。啟母塗山氏之妹也。

唐呂公表。呂諲也。元結撰。前太子文學翰林待詔顧誠奢書。即杜甫所贈顧八分文學詩是也。

唐六公詠。李邕撰。胡履虛書。杜甫八哀詩云。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六公者。五王為一章。狄丞相別為一章云。

北史。後周武帝天和二年甲辰。立露門學。置生七十二人。六年春正月己酉朔。己朝露門未成。故廢朝。又建德三年春正月。朝羣臣於露門。宣皇帝大象元年春正月己丑。受朝於露門。天成二年二月丁巳。帝幸露門學。行釋奠禮。靜帝二年。宣帝寢疾。詔宰相入宿露門。世用露門勸講二字。未詳所出。

杜牧之朱坡詩云。小蓮娃欲語。幽笋穉相攜。言笋如穉子。與杜甫竹根穉子無人見同意。

瓊田草。生於分寧山谷間。有瓊田草經一卷。八月十五日採之。草有十名。曰不死草。長生草。又云苦天之類。

本草。蟬殼謂之蟬花。今成都有草名蟬花。今有乾者。視之乃蟬額。裂面抽莖。上有花。善治目。未知如何用也。

元祐三年狀元笏記。黃魯直代云。密對天光。恭承聖訓。曾是草茅之賤。獲霑雨露之恩。又云。顧得助於眾賢。更圖寧於多士。

天運八十一歲差一度。名曰歲差。洛下閎云。五百年當差一度。後人臆說也。

犀以黑為本。其色黑而黃曰正透。黃而有黑邊曰倒透。正者世人貴之。其形圓。謂之

通天犀。南中有偽者。磨之漸熟。乃驗。犀性涼。磨之不熟。

宣徽使及建節鉞。則稱判某州。餘則知。

每大起居。宰執侍班於垂拱。隔門外東廊廡中。三帥庭下聲喏。捲簾及半。起身答之。祖宗之制也。

前漢梅福傳。福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或云吳門。乃洪州。今有吳門鎮。九江去亦不遠矣。

資政觀文二小殿。橫列禁中。宰相出鎮。帶資政殿大學士。執政無大字。蘇易簡出。被遇獨厚。遷紫宸之目。以稱呼不便。更用觀文。因此宰執出鎮。優遇者則除之。

藩郡帶鈐司。醞酒不限數。惟會稽則不然。必有由也。

麻三剝四。謂麻一行三字。剝一行四字。

宇文伯修。有一古鼎。款識云。輦酌宮。

大慶殿玉磬十六。新造也。其下跌以鳳。初以獅子。不出於三代。故易之。

官制以在內官不當有使名。盡畧之。無樞密使。只云知樞密院。同知樞密院。舊制樞密使獨班。知院并參政。用拜命先後。為立班之序。

砵鄰知切。又力智切。又力制切。引詩深則砵。今詩本改作厲字。砵出集韻類篇。履石渡水也。

唐昌觀玉藥花。今之散水花。揚州瓊花。今之聚八儂。但木老耳。

唐會昌五年。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又會要。元和二年。官賜額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僧輝記。梵云拓闢提奢。唐言四方僧物。但傳筆者訛拓為招。去闕奢留提字也。招提乃十方住持耳。

倮音豹。越也。唐制。官新到官府。併上者謂之倮。今俗謂程外課作者。謂之倮工。玉篇云。倮連直也。凡當直之法。自給舍丞即入者。三直無倮。自起居即官入者。五直一倮。御史補闕入者。七直兩倮。其餘雜入者。十直三倮。或有作豹伏之義。非也。

江鄰幾云。山海經云。象膽在四足。今山海經無此語。象膽逢四時在足。見酉陽雜俎。毘陵古寺柱間。有雷神書字一行云。石床侯十三火人。下有緒月二字。緒月見佛書。杜詩云。匡山讀書處。頭白早歸來。李太白。青山人。多遊匡廬。故謂之匡山。綿州圖經云。戴天山。在縣北五十里。有大明寺。開元中。李白讀書於此寺。又名大康山。即杜甫所謂康山讀書處也。恐圖經之妄。

淮南子云。武王破紂。殺之於宣室。許叔重云。宣室在朝歌城外。宣室。殷宮名。一曰宣室。獄也。音宣和之宣。漢未央前殿。有宣室。溫室。音暄。見集韻。

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死則裸葬於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又張崇文歷代小誌。文翁姓文。名黨。字仲翁。景帝時為蜀郡太守。今漢書皆不載其名。姑錄於此。

漢百官表。中尉秦官。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曰。吾者。禦也。掌執金華以禦非常。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手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崔豹古今注云。執金吾。棒也。以銅為之。金塗兩末。謂之金吾。二說不同。

大禮畢。賞給諸軍次第。第一曰殿前左右班。御龍直。骨朵直。內殿直。散員。散指揮。散都頭。散祇候。金槍班。銀槍班。東第一至第五。西第一至第二。茶酒新舊班。招箭班。弓箭直。弩直。十勺容。直習。馭直。隨龍。忠佐。第二曰捧日二十指揮。左第一軍至第二軍。右第一軍至第二軍。

天武二十指揮。同拱聖十四指揮。神勇十四指揮。勝捷十指揮。驍騎十四指揮。左右各一
至第七驍勝六指揮。左右各一。至第三。宣武十五指揮。殿虎六十指揮。左右各三軍。軍各十指揮。水軍指揮。

宣朔第一龍猛六指揮。廣勇二十一指揮。驍騎第七第八管節度使。第三曰龍衛二

十指揮。

左右各二軍。軍各五營。

神衛二十指揮。

同雲騎七指揮。

步虎六十指揮。

左右各三軍。軍各十指揮。

虎水軍飛山甲指揮。

第一第二。

床子弩指揮。

第一第二。

自捧日已後計三。

百二十六指揮。

馬世父云。

其先公在戶部日嘗檢宣和間舊例所聞如此。

水經世以為桑欽撰。予讀易水注云。易水經其東南合滏水。故桑欽曰。易水出北新

城西北。東入滏。自下滏易。互受通稱矣。又廣陽縣溪水亦引桑欽說。且水經正文皆

無此語。恐非桑欽撰。當別有書也。古書散亡。良可歎已。

西溪叢語卷下終